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

堅壁清野議

龔景瀚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蹂躪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曠日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歷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為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但謂以多為貴。不如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是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起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即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皆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為之長者。素昔等夷。本無上下之分。與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怨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為利浮開名數。冒領銀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鬬。敗則易散。又各自為步趨。紛則易亂。即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鬨然而進。

亦閑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輓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兵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為給價值。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於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其中。為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斂督責。民必不堪。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況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而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為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川之山。層崖陗壁。削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損傷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則又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預設。夫馬豈能預增。倉卒移營。糧必遲誤。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陟便捷。而我兵鳥槍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趫捷若飛。而

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臥。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饑。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其首逆及全夥。不可見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馳。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分歧。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迎而擊之。即令兵多將廣。四面兜圍。而賊眾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拚命衝突。亦未有不潰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剿則無以為守。守則無以為剿。城池已在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蕆事。即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餘。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沮。其勢又為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為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

先去。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効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殺賊以安民也。今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即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絶。使之無所擄掠。民存一日之糧。即賊少一日之食矣。為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為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致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荆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民居

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借其資。茅屋草棚聽其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晉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為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甎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耆民。舉為寨長堡長。給以頂帶。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管銀糧。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為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慮其為間諜也。即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跡可疑。尚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另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備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為部伍。鳥槍刀矛。各習一技。官為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隣堡告急。許以其半救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團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悉行收買入倉。

無者買於隣近各鄉。官兵經過。即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隄。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即為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製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栅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為報銷。其餘銀勻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為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一家團聚。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為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即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隣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日。非潰而四散。則輾轉於溝壑之內。而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春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本根無所庇。鄉村皆

為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輕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賊將腹背受敵。況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利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尤關緊要。堡寨之在大路者。即安設夫馬遞送。無須兵勇護之。可以省台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慮再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陣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為將來無窮之隱憂。其利七也。堡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所容。其桀驁不馴如咽嚕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為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為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其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

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
也。然而愚民可與樂成。難以慮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阻之者矣。一
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
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即小有騷擾。猶當黽勉為
之。況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
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
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者。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
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為之。未為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
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網羅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
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
即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
四十州縣耳。裒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兩而已。自是即無所費。較之養
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者。其費何如。且尚未有底止也。且惟買糧為費較鉅。而糧
分貯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
款。是不猶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慮其繁難也。夫天下無難為之事。患無任事之

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繁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為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郵死。賑乏周貧。其繁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豫備於未事之先。願平心而熟計之也。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即所以殺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旣增則差徭旣重。師旣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之見賊。將不逃而合之矣。今不早為。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伏維垂採。幸甚。

送朱梅崖師歸里敘

文章之道。見以天者也。赤子之啼笑。草木之榮落。風雷之鼓搧。候蟲時鳥之變聲。天下之至文存焉。無他。其天全也。天者人之所不能與也。亦人之所不能外也。人所不能與。故愛憎取舍。是非毀譽。爵賞刑辱。無一足以動其中。人所不能外。故雖小夫豎子。其意所不快之人。至久而論定。亦不能昧其心之所同然。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文之與道。非有二也。學文之與學道。非二事也。莊子曰。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謂其不真也。真者精誠之至也。所以受於天也。自然而不可易也。毋有人之見者存。斯可謂精誠矣。不得乎天

而湛於人偽。其於道也尠矣。求其文之工。不可得也。吾師梅崖先生。有道者也。居深山之中。無求於人。人亦無求之者。讀書誌適。求有得而已。不以徇人也。作為文章。以自娛悅。辭必自心出。而與古為會。集周秦漢唐宋元明諸家之所長。而卓然自成其言。當其始。學者相傳以為怪。雖其族戚友朋。姍笑不免。而先生不顧也。既而取科第。入史館。歸老於其鄉。德隆望崇。大集風行海內。學者望之如泰山北斗。蓋幾於昌黎之在唐。永叔之在宋矣。而先生仍不顧也。浩浩然。落落然。存其天而已。今讀先生之文。其指事數言。窮極情狀。如造物賦形。大小高卑。各得其理。其伸縮出沒。斷續離合。如晦冥百變。頃刻殊狀。其氣淵然。其味盎然。清縱寥泬。醇古淡泊。如四時元氣流行天地間。沕沕穆穆。使人知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嗚呼至矣。景翰嘗聞先生之論文也。以自得為宗。而教人讀書也。以盡其心為要。夫自得者仁也。盡其心者所以求仁之方也。仁者吾心之天也。天體物而不可遺。故四時百物。無非教也。仁體事而無不在。故釣弋射御。無非道也。以此讀先生之文。思過半矣。昔者昌黎之門。實有籍湜諸子。東坡穎濱南豐皆永叔門下士也。昌黎之集。李漢叙之。六一之集。東坡叙之。景翰庸劣。何足以知先生。然坐井而觀天。其所見者不可謂之非天也。入寶山者。空手而回。舉其形似以示人。是亦足以自豪矣。先生主騷壇者有年。一旦忽以疾去。

諸生有不釋然者故為之本於天以明之雖然先生既全乎天矣而景濂猶不能已於是言也毋乃猶有人之見存也哉

林烈女小傳

林烈女名娃閩縣人少失父母撫於叔父許嫁同里張天章未婚而天章咯血死死之數月媒氏來議姻其叔父叔母方密語私室女行竊聽之得天章死狀驚而失足叔父出問笑而謝衆不疑也次夕既寢矣忽起束髮作高髻其妹問故以他辭對丁夜視之則女自經死矣初女聞天章之病亟也微以詞問其叔母曰咯血可死人乎叔母知其意漫曰是多不死死者偶耳語久之有言及未同牢為不成夫婦者女長嘆曰有是哉噫吁而起至是遂死天章之死以八月二十六日而女死於十一月之三日友人鄭天錫其鄰也云天章死旬日女猶使所善鄰嫗往問疾嫗不以實對故其死相去數月云論曰守節可也死過矣雖然不死將奪其志矣烈女審之熟矣或曰未婚而守禮乎曰此聖人所不言而可以義斷者也婚禮未三月廟見而女死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其未成為子婦也然吾未聞三月之中不幸夫死而可以改嫁者也如曰未成夫婦也則兩姓之好成於媒妁告於廟祖宗鑒之親族知之矣使不足為據先王何為以虛文欺人然則夫婦之義豈必成於同牢合卺之際哉曰禮何以

無文。曰禮者衆人所易知易行。而不責以所難。先王謂是聽有志者之自爲之。不可以槪衆人也。伯夷叔齊。未嘗爲商臣也。而餓於首陽。王蠋。未嘗爲齊臣也。而絕脰於晝孰是律天下之人。踐土食毛。孰非臣子。易姓改代之際。當無孑遺之民矣。然以是而反謂夷齊與蠋之不軌於正。則豈可訓哉。世之論此者衆矣。拘禮者反詆訶其事。是不樂成人之美者也。而矯之者。又或失其平。余故因烈女之事而備論之。使後有所考焉。

□蘊山先生詩序

洪朴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詩歌之感與樂通矣古人以詩通於樂以樂通於政治蓋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溫柔敦厚之和形之於謠而通之於政故當時歌其懽悅而後世想其遺風餘韻故自魏晉六朝及唐宋以來其善為政者未必皆能詩而工於詩者未有不善為政者也故夫唐宋來詩人之守郡者事與詩並傳者尤多余又嘗怪夫造物者之於詩人也必予之以山水名勝之地人物佳麗之區又使得從容以歌詠其事而又予以賓客之極盛若天作之合者白之於杭韋之於蘇劉之於隨歐陽之於滁東坡之於潁於杭皆詩人之最著而其地之最著其詩也其亦有山水之助也歟然此數郡者其守此土者多矣其為賢守亦多矣而其傳之最著至於數公則婦人孺子皆能言之豈非詩歌之感尤易感人心而通之於政也哉廬陵嘗言詩窮而後工余謂不然優柔平中樂之盛也必謂變風變雅優於二南二正豈其然哉白之於杭韋之於蘇東坡之於潁於杭其詩何嘗有愁苦疾急之音而其狀人物之美麗山川之秀絕將使人饜飫其中心神怡悅而祇知其樂矣必取於清商哀角而後為詩也哉盧李之奇詭郊島之寒瘦其詩未嘗不工其能通之於政也哉余之初抵楚也即知太守蘊山之賢而長於詩紀君秋橋顧君墨園王君少林嘗為余誦其佳

句。而惜未見其全帙。戊戌秋。余按部至荆。試得深知蘊山之治郡。井井有條理。士民胥懷其德。撤闈後。蘊山集其詩示余。余得終觀之。而序其首曰。蘊山溫柔敦厚人也。其深於詩者也。其善為政者也。爰書於帙而歸之。

東園記

丁酉秋。余以事承乏來楚中。十月抵漢陽。得遇王君少林於驛舍。次日即至其官舍中。得遊其所為東園。遂盡覩其勝。東園地林滿一畝。依山架高。深致幽邃。林樹鬱秀。俱出於天然。橫山約疊石磴。扶緣而後上。其中或庋木為閣。或翦茅為亭。層折互亞。楹角不相見。各出奇境。石洞竇孔。百變靈怪。移步易觀。令人入其中。如深山精舍。不知在城市。然而縱目遠覽。則江流帆檣。波濤上下。來往畢見。城邑闤闠。鱗坒節次。盡攢集於其下。煙波浩渺。音聞遠稀。即江南攝山風景。不足過也。漢陽治劇任繁。為省會首邑。文書糾紛。人事應接無閒時。若才非綽裕。將日奔走旁午不給。奚暇留意此。然而王君幹才足辦。任事數月。不勞而理。遇難剖斷。無停滯。機復以其暇闢榛造幽。豁出勝地。使山靈不致湮沒。洵乎王君之才有餘於事也。或曰。王君非常才。行且遠擢。豈能得東園而久居。奚亟亟營此。余應之曰。君子一日居其官。則思盡其事。士大夫視官舍如傳舍。則日就圮廢。王君之必欲葺東園而名之。豈為一人之耳目是娛

亦將以賴其後。其居心治事不苟如此也。名區勝境待人而後顯。王君足以傳東園。非王君搢東園而傳。王君博學工詩。為江南名士。今又為賢令。公事之餘。雅歌不輟。而同時守斯土者。則嘉興紀君秋授。亦英偉而長於詩。司馬顧君牧原。大賢也。諸君皆將歌咏東園之勝。某為之圖而朴為之記。

李君傳

君姓李。諱國梁。字亦棠。號魚石。明嘉靖中。自湖北遷湖南之衡陽北鄉七里坑。歷五世為君父。諱良通。有陰德。君生八歲而孤。伯兄國柱。長君二歲。家素貧。依母銀太孺人學書。稍長就塾學。性聰敏能博記。日誦千餘言。年二十。入縣學為名諸生。益力於學。李君英朗有至性。方少時。母銀太孺人。勸紡績為業。以資生延日。君嘗惻惻發憤。自為諸生後。名譽益起。鄉人後進。稍稍從君問學。君亦求友於四方。然念太孺人獨居。雖遊學不敢遠。每遇人饋珍饈味。則汝然泣曰。吾母嘗茹苦食蘖。不忍獨甘旨。即緘封寄獻焉。君性仁孝。其講學論人。必如其根底。授後進書。必先授小學性理近思錄諸書。曰。此為學之本也。居母喪。哀毀盡禮節。為近人所難能。鄉人或勸之曰。李君何自苦為。君悲抑不能言。意不欲以獨行拂鄉人所短。然其訓迪後子弟。則必令讀禮極。習煩苦。嘗曰情與禮相輔生。禮殺薄。情乃漓矣。於收合宗族之道。尤極意聯屬。

修宗譜。鉅細遠近無遺。於遠祖墳墓。必歲時親掃祭。設奠醊合食。置祭祖規約。井井有條理。其族知有不能昏嫁者。必佽助完其事。李君長八尺餘。聲徹亮閎遠。為人忼慨簡易。色溫溫然毅。人亦畏之。嘗出遊。有聲爭者。聞無不相下。微見君來。即屏息不敢語。嘗患俗戲博廢時生事端。多方勸。俗亦漸化。君有子曰正中。以廩生中乾隆癸酉科舉人。揀發湖北用知縣。方正中赴部挑選。先一日。得上選。正中意初止欲得教職。就近微祿養。及得上選將為令。乃悲不自勝。泣曰。吾父年已邁。吾倘得縣遼遠。不能養吾父。祇增不孝。吾不復赴部銓掣。人或勸之曰。汝誠懇如是。安知不近耶。越數日。掣得湖北。暫補沔陽同知。君年近八十餘。揚揚如少年。至正中官舍。嘗廳後危坐。約束編家人內外。見家人持緡錢入內舍。必問所從來。曰此為官雖卑微。不可毫髮取公家物。况取於民。告以廉俸所易。方釋問。正中治官事甚蘇辦。君以四十年乙未卒。以正中官封。年八十一。配趙孺人。先卒。君時年四十餘。終身不復娶。子二人。皆守其家學。孫五人。次曰曦。君卒之前年。中甲午科湖南舉人。為歙人洪朴所得士。曦兄弟皆能文。

論曰。士之為善於鄉者。豈無益於人哉。余聞李君以少壯力學。勉行不逮。年四十餘時。常以事宿寓舍。夜半屋空中物墜。有聲隆隆。直覆君面。諦視之。乃世所云陰隲文。

多詳釋嫺雅。君得是書。將三四十年。益博求史傳證引皆根據。其子正中梓之。嗚呼。

李君果於爲善哉。

王通論　　尤世楠

三代而後儒術不一。隋文時有志復先王之道。而言行足稱者。莫如王仲淹。顧先儒以其續經貶之為僭。以其獻太平十二策。同於鼓瑟齊門。其說雖是。而未能服仲淹之心也。彼其以七制之主。追跡帝王。兩京之文。侔於墳典。續詩則建安七子之作。上繼風雅頌。安得不謂之僭。至元經續春秋。中說續論語。不待朱子之說。而羣知其妄矣。然其詞其義。皆有關乎治亂得失之故。程子取之。朱子亦不以為盡可沒也。蓋其於明德新民正誼明道之旨。雖未能推極其致。而崇王黜霸。以禮樂法度為準。其高出於荀楊無疑也。若夫行己立身。自有法度。端於出處見之。平時崇學術。尚功名。一以天下為己任。其志固在於有為也。隋文時天下合一。意欲出而用世。及帝不能用。罷歸。遂教授河汾之間。陶淑英才。以輔太平之主。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不應。於用舍行藏之道。殆庶幾焉。必以為同於鼓瑟齊門。抑亦過當之論矣。

蕭曹丙魏相業論　　仇巨川

繼天立極者君也而輔君以代天理物者則惟相伊呂周召賢乎尚矣顧其人不世出此相業之所以日雜也雖然居其位行其道即有其業而欲比隆三代大要有四焉曰相德相任相度相識以誠意不以智術相德也以貴難不以苟安相任也大公無我不挾以私謂之相度崇本抑末洞悉本原謂之相識如此四者復正其學術嚴其進退則幾矣三代而還語漢相者則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魏丙有聲四人相業亦既光昭漢史矣考蕭之為相守關中薦韓信入關收秦圖籍靜鎮之操加以卓識蕭誠有之然其遣子弟以詣軍買田宅以自污之類往往挾術相欺所謂君臣以誠意交孚者當不如是則相德之憾也至其請地上林遂受廷尉之辱猶不能引身以退揚雄山謂其貪冒榮寵如持重寶惟恐一跌毋亦刀筆小吏不知刑不上大夫之義而昧進退之節也與及其病也薦有隙之曹參以自代斯又深得所謂外舉不避者矣曹之代也一遵蕭法治尚清淨夫以苦秦多事之民一旦得我無為之治安而歌之是猶出烈熾而沃以清冷之水也曹亦可謂識時矣抑知蕭之佐帝從德馬上之治制度多紛秦舊先王良法美意百不得一曹之相在孝惠時秦灰已冷楚氛已平牝雞之晨未鳴屠牛之鋒已挫正可有為之日而察參不事事且使其

子譏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尚以責難不以苟安。可緣上理。奈何酣歌廢事。坐使漢治流為雜伯。豈相任耶。抑亦由其學宗黃老。故治術止此耳。夫矯黃老之弊。必變為申韓。勢也。而漢治質以之相為倚伏。故至孝宣之世。治用申韓矣。陳止齊謂宣帝刑名而魏相以嚴刻佐之。夫亦以元默如霍子孟。良吏如趙廣漢。不幸而後人與及身各罹於罪。尚當十世宥之。八議生之。乃魏以其私憾致霍赤族。而趙腰斬。其於相度茂如也。邱瓊山短其引許史以為重。進不以道。宜也。故雖力能止無名之師。屢上災變之疏。其始不端。後美莫贖。君子惜焉。繼弱翁而相者。丙也。迹其問牛喘不問羣鬬一事。時人以為知大體。而君子不以為然。夫君子修己以安百姓。中和位育。民不私鬬。此變理先務也。何必徵於牛。況陰陽非以拱手無為而自調者。當孝宣時。趙蓋韓楊之冤未伸。許史恭顯之勢將熾。信鳳皇惑碧雞。種種秕政。不可勝紀。舍此不慮。而慮牛喘。豈相體乎。識之不裕故也。第自其寬大好禮。而於皇曾孫保護舊恩。絕口不言。器量可謂深矣。大抵漢承秦敝。去古未遠。其所以不能復元氣於三代者。雖曰其君有以致之。而未必非輔相者其德其任其度其識之有闕也。雖然。伊呂周召。不可再覯矣。設非蕭曹畫一。與天下更始於開國之年。魏丙同心。與國運維持於中興之會。又安能位冠羣工。聲施後世哉。君子於是乎多四相焉。

家監紀公傳

家監紀者明永明王之監軍官也名自奇字子珍號曰寓庵先世居肇郡父夢枕為靈山縣吏卒於署公年甫十五請母扶櫬歸葬母以公年少且乏貲未之許而請益力卒能經紀其喪致哀盡禮雖老成練達不是過也承父業吏滿為廣西陸川縣典史順治丙戌城陷公整衣冠北面再拜曰臣敢以微員自恕而負朝廷耶將投繯矣令蹤跡而來止之曰守土吾責也死而有益於國敢不共勉若使人盡如北京君臣同殉社稷奚益乎古有一成一旅克復舊物者唐桂二王無恙甌閩諸郡猶存天下事尚可為奈何以子之才一死塞責耶公頷之遂與其令歸肇會明臣丁魁楚等擁立永明王於郡公以大司馬式耜瞿公兵科給事中邦彥陳公薦名對上恢復大計十二策深中時要朝廷嘉納之授以監紀官公於是破千金之產以紓國用恩威並著深得軍心無何擁立諸臣扈從與反正爭功武臣與降賊修怨公撫膺大慟歎曰悠悠蒼天國事何竟至此也時年四十三遂棄官隱遁於西靈山中初公婚於高明東寨譚氏有子曰伯璋冠矣公至靈山復婚於賴連舉丈夫子三人曰奉璋曰顯璋曰殿璋杜門課子有終焉之志時有武弁黃學明者聚眾於高廉間奉明永歷年號欲引公為重數造廬咨以軍事公為之指畫形勢授以方畧燎如指掌薦於西師欲

彊公。西師者。張獻忠四大部將之一。降於明者也。公逆知其無成。故不應。學明隨西師由高州出掠新興河頭下肇慶而攻新會。道經靈山。諸部曲相戒曰。此仇監軍故里。毋得掠。有不戒者。帥斬以徇。復樹一幟於村口以為識。左右村莊多藉以保聚云。由是仇監軍之名愈著。奈天下事勢不可為。而公入山之想愈深。公大節之立。亦兆於此矣。康熙乙卯。滇地蠢動。改國為周。使其偽將徇定兩粵。并欲起公為參贊軍機大臣。公正色曰。使延陵將軍於二十年前。為先朝泣涕興師。號召天下。天下忠臣義士。豈無起而應之者。不此之務。今天下已定。而自圖叛逆。庸有濟乎。使者聞而急之短於帥。帥曰。必致之。不然則殺之。而公亦懼終為所逼。挈家奔橫州入撫莊以避。詎賊迹至橫州。竟為所獲。公拒之益力。遂遇害。卒年五十八。莊僕阿保隨行。回葬撫莊時干戈道梗。長子伯瑋奔喪。瀕於危者屢矣。久之乃得抵構。尋覓母弟。還回靈山以居。玆則雲仍蕃衍。分住靈嶺之間。人以為忠烈之報云。嗟乎。士君子生當亂世。而能於死生之際。皎然不欺其志。倘所謂忠知兼備者非耶。明社之屋也。死節之臣。史不絕書。顧當死而不死。謂之苟生。不勇。忠者固不為也。不必死而遽死。謂之專死。不任。知者亦不為也。兩得其道者。則又戛戛乎難其人。使公畢命陵川。節雖著。又安有陳恢復策。受命監軍。使倉卒行在。而烝烝有起色。功雖未竟。其心固已盡矣。及其匿迹

山林。甘心菽藏。不肯與賊共事。以至罹害。非識卓而力定者。其孰能之。迄今讀邵其賊數語。猶凜凜有生氣。生死之際。公可謂較然不欺其志矣。

涂二餘靜寧紀事詩序　錢澧

甲寅長夏。涂二餘來京師。出近作示澧。卷中靜寧紀事一篇。千八百字。讀竟愴然自咎前失。始是甲辰之冬。客遊湖湘。言二餘守靜寧。賊勢甚逼。城故有礟而無丸。鍛之不就。倉黃間。有十餘歲兒持三丸進。因以擊賊。城賴以全。求其兒不可得。咸異以為神助。澧曰。此恒事也。何異之有。二餘官是土者也。神則血食是土者也。官是土者。城存與存。血食是土者。不亦念城存與存乎。況

聖人御宇。仁昭義立。德博化廣。率土人民。自其祖父以來。世沐太平之福。而逆回田五。敢踵蘇四十三作孽。山川百神。度無不深恫。而思假手以敵憝。特以人謀不臧。往往欲福難為功耳。靜寧之事。恒也。無足異也。今讀其詩。乃知二餘正非偶然者。其於禍之始萌也。料之明。禍將及也。備之豫而慮之周。故其既及也。處之從容而不擾。此猶人所能也。其能率邑諸父老子弟。惟己之從。一乃心。非素日有深所信孚於民者。其至是耶。推斯所為。則雖兵窮食詘。猶足合衆氣以食賊。神之佑之。誠非偶然。而澧始乃視之易易也。澧今年五十有五。念吾鄉交遊中。鬱屈無所於試者不少。其當百里之任。亦率不過盤錯無以章其利器。而二餘以是章於西。後數年。彭南池復有所以章於東。二餘長澧二歲。體貌魁梧。人望生畏。南池少澧二歲。則清羸如不勝衣。乃

憤海賊病民地方文吏僅僅牽其出境得免咎因率丁壯親執桴鼓窮追出洋幾及千里力戰鯨浪之間卒梟渠魁與二餘後先仰受帝知今不幸南池已矣澧嘗為志其墓以為生平所抱未施十一使天下後世僅僅以擊賊一節知我南池是南池之不幸也二餘擢刺肅州亦復蹉跎顛

聖主惜其前績使得收之桑榆今而後不擇事而安之竭其一誠變化萬有其待紀者夫豈有量而僅僅靜寧守城一節耶或讀二餘是詩激賞之勸其付梓澧亦為然者獅子王搏象用全力者也其搏兔亦用全力者也觀二餘是舉可以律其平日之處事並可以律其後來之處事又一一皆身所歷與捋弄筆墨為人作照多所塗澤者不啻楹庭誠不應秘之篋中若其詩之才力法度與其所淵源則從事于詩者自能品之不待贅言也

常熟趙氏復兕觥敘

歲戊申秋湘潭令趙韡軒告澧曰又者庭先生持翁前輩章溪詩詣曲阜顏氏求其先文毅兕觥屬澧為之敘澧言是可必得兕觥于顏氏者然後既得而敘之未晚比冬果以得告按潁陽贈文毅兕觥史不載其事得毋以潁陽執政後頗與文毅諸君子梧遂並其前美惡之耶文毅卒以兕觥子顏氏得毋亦以潁陽與梧之故心輕其

物。不復貽子孫世守耶。洪澧竊觀此一節。為文毅諸君子固難。而頴陽亦不易。易事固論所係何如也。江陵自以才足屈伸天下。所為不卹人言。亦孔多矣。一時與之持者。公私得失。或不無參半。獨聞父喪不卽去位。萬萬無可解於人心。文毅諸君子爭之豈誠可謂意氣感激。將欲借之以為不再之節耶。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性也。此而可忍。將孰不可以忍。以故拜疏受杖。瀕於死而不計者。所以挽為人子者無死其愛親之心也。而心悅是舉。贈物見意者。所以奬為人臣者。各盡其獮時之義也。其不共禍幸矣。由是言之。兕觥之在趙氏。亦文毅腊肉之亞。文毅之靈不殁。兕觥雖流傳百年。卒應趙氏是歸。其不先不後。自者庭先生得之者。厥亦有故焉。文毅嘗仿宋范文正為義田。貽後人矣。久之漸減十九。者庭官山左。積常俸所入。復之過半。春秋享祀。極然如見。文毅兕觥不於者庭歸而誰歸。此又足以示為人後者奉先之孝矣。澧故不恥弇陋。作叙以應彝軒。復系之詩曰。

短喪之說。下愚所譏。始禍何人。流毒無既。父喪廿七。遽起視事。彼哉方進。謬託漢制。胡明居正。變且加厲。竟難一日。釋此權位。宋所由弱。羣狂助吹。不有君子。誰挽頹瀾。炯然者心。浩乎其氣。以章民彝。物則萬世。有孫繩武。青簡並熾。宜曾宜元。孝思無匱。兕觥既得。栝棬等貴。春筵秋几。薦香達味。頴陽銘刻。應留天地。我作詩歌。用彰氣類。

南池彭公墓誌銘

讀書而求致用。未有不自治身始也。身之不治。或有所施于用。非妄即苟。故君子務先治身。然孰謂治身之勇且嚴。久而不懈。如吾南池者。竟至以葬期告也。嗚呼。南池死蓋逾年矣。天下賢人君子。爲　國家惜南池。稱南池。未絕於口。然人之所以惜南池。稱南池。皆以其後之建樹。而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交南池垂三十年。每見未嘗不見其益進。敢不爲之實紀。掩諸幽以壽無窮。南池世爲蒙化人。大母趙州蘇氏。吾師海門先生堂兄女也。先生時以清修厚德。型於鄉里。南池實仰止之。自失恃後。率從大母依止蘇氏。以析義理遏嗜欲爲喫緊事。雖半菽不繼。不敢一介取非其有。日把一卷。聳肩終夕。凡少年馳騖事。絕無所涉。若性生然。趙州人士之有識者。靡不引重。而益退然若不及。其以貧故姍侮之者。釋然無所於校也。吾與間隔。必歷數年。始一聚首。中間惟自辛卯之春。迄明年夏五。對牀京邸。日或易衣而出。凛然清癯。驕矜盡落。一起處之必時。一嚬笑之有節。覺是時德性已造堅定地矣。復不得志於禮部。及歲辛丑。乃以大挑例分發。試知縣粵東。補封川令。歷五年。調任香山。每一遣書。無不以不變塞相勗。歲在己酉。躬出洋。剿鉅盜林亞五等。以此特受上知。授五品服。擢同知岳州。當事者。仍奏請還粵。擬署同知瓊州。專捕餘盜。遂歷詰

幽險。備得情形。將見當事面陳之。疾卒于陸豐舟次。嗚呼。吾南池之為南池。豈為是區區提民役數艘。出洋巢盜畢乃忘事耶。顧不弔于天。凡思竭誠極慮。以致於 朝廷者。十不展一。而遽奪其年。使世之知南池者。僅以是事。宜吾南池之幸耶。且世雖以此一事知南池。而不知其有以定其素。幾以為有天幸。則南池何樂有此知矣。方其任封川也。前政虧帑幾七千。邑小而瘠。民困復不一端。為之未期年而民信。嘗與余書言其畧。以地迫粵西。盜數來往無時。緝治不力。必無以安良。已而獲連劫隣境者數盜。上官反欲抑之。慮南池欲以此見功。將必形他玩盜者罪。而不知其相時之急此以為切務也。及後之出洋也。亦以信之結於民者深。能必民之不我貳也。其致家人書曰。吾方出洋。心知戴君。目遂無賊。及其擊賊。目知有賊。心遂無洋。嗚呼。此豈無所扶持。而倖於一試者乎。凡民之所以信南池者何也。信其身之治也。夙夜未嘗偷安。脂膏不以自潤。有必平之喜怒。無相市之話言而已。猶傳其在瓊州也。日惟啖素未嘗進一肉味。吾知其為阿好者稱之之過。而要其淡泊自持之素。始終不易可見也。初娶某氏。繼娶趙州龔氏。在粵時以尚無子。納一妾。已皆生而不育。臨終力疾啟父。請以弟之子畜城為嗣。嗚呼。孰使之然夫。孰使之然夫。生卒葬年月日。別書於石。藏諸幽。銘曰。

民之命兮。帝時思以康也。兮人以政兮。孰其以為良也。正人而務自正兮。而不延其生也。天而呼可應矣。願其致與詳也。

廣三游論

孔繼涵

昔荀悅著三游論。推其弊於其原。而不知所以致之者。非其原之過也。故廣而論之。嘗竊考游之為義。游蕩無薄之言也。在人出入為游。故雲之出岫者為游雲。魚之游者曰游魚。皆言在於外也。今悅之言曰。游俠之以正行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游說之以正行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為詐紿徒衆矣。游行之以正行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姦宄矣。吁。奈何以見危授命不辱君命者之以俠客說客當之也。亦相戾矣。三代以降。民俗日壞。雖有聖明之君間出。末流之敝。未能丕變。繼其世者。澆漓轉關。率用脂韋詭言之人以治天下。而為民教者。咸工奉上以行其私。持威福之勢。操切日甚。而軟孱之民。不能安於束縛之中。於是或資勢權。或依富厚。而下者劫以武勇。下竊人心之公。而行一己之私。民亦自以公道之久泯。今乃不獲於君上。而一見於細民。於是翕然稱善。衆望歸之。觀者樂做其事。行者迎喜其名。赴人之急。如償君父之仇。而不知其過。糜爛其家。以酬時日之欲。而乃快於心。為之上者。又不察激而致之之由。惟以公辟之捄。擅反是非。故議朝廷。雖斷首就戮。曾不足以塞辜。更密法度。絕疑似。以抑遏之。不知木折者茁壯。水壅者湍急。人性之不可終泯。致之者之原起於上也。此自漢以來。黨錮之與國同傾

也。悲夫。夫其為之也。始則從天下之公心。以冀其利。既亦不能自止。而殉焉。此豈有定於中者。而謂見危授命者如此與。若夫游說之士。周衰而盛。大抵起於布衣。欲希富權。或從或衡。矯惑傾軋。以牽合人君。諸國之王亦無所見。盲盲貿貿。如人叱狗。不自知而為之。此皆士使諸侯。非諸侯之使士。士於其時。亦如雕陵之鵲。茂蔭之蟬。見利忘害。舍己從人。污已甚矣。何不辱之足云。至於聖人之道。則無流弊。是以董仲舒曰。弊者道之失也。然猶似有推原於道之意。蓋人失其道。而非道之失。譬之立表於庭中。日中則正。日昳則邪。同一表之影。而邪正分焉。故去影以論表。表猶是也。遂緣影以為表罪。謂影之邪。即表之邪。表任受乎。道非人不能行。人行道非道行人。故失在人而不在道。夫修身者惟審在己者而已。至所謂游行者。則求之於人。夫取古人之善行以為準。雖易地似可相符。而終不可相通。所處者異也。況博聲名為的者與。是之越而北。適燕而南也。故游俠游說之輩。平旦之氣。時有離合。而游行之徒。則陽附心違。無忌憚之甚者耳。彼道學之輩。賓人之楅。東林之衆。善惡滯膠。公私倍畔。君子豈盡取之哉。故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三代之上。無三游之民者。上之帥也。

算經十書序

禮樂射御書數。周官董以司徒。掌以保氏。厥後秦漢政失。禮樂射御。微絕淪喪。六書九數。為民生日用所不能廢。唐以明算科取士。限以年。九章海島共三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孫子五曹共一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試之日。九章三條。海島等七部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綴術七條。（志云七條六典云六條）緝古三條。（六典云四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是唐人為經者八。綴術緝古。不謂之經。算經十書之名。所由起也。五季亂離。其科既廢。迨宋而祖冲之綴術。徐岳記遺。董泉三等數。皆亡。嘉定壬申。鮑澣之復錄得記遺於汀州七寶山三茅寧壽觀道藏中。而唐李淳風所注於夏侯陽算取甄鸞注本。今宋元豐所栞。為韓延所傳。無注本。則是十書中經亡其一。注亡其二。而三等數不數焉。齊書云。祖冲之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南史云。其子暅之更修其父所改何承天厤。於是始行。殆即綴術也。隋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更開圓率密法。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圓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為綴術。宋沈括云。審方面勢。

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盡術。盡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數算綴之而已。北齊祖暅之有綴術二卷。唐王孝通云。祖暅之綴術。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甍方亭之問。於理未盡。由是五說言之。則綴術亦推衍重差之意耳。至記遺所載。上中下數。且云下數短淺。計事不盡。上數宏廓不可用。此假為博大之言。不得事實。夫所謂萬萬變之者。其由萬至億。亦必歷一萬二萬以至十萬為一位。其歷一十萬復然。其歷一百萬及一千萬亦復然。極之億億兆兆。亦無不復然。苟舍是無以成算。然則不過緐更位數名號巧炫耳目。詩伐檀疏。毛傳萬萬曰億。今數也。鄭箋十萬曰億。古數也。乃以今數為中數。古數為下數。夸誕背繆。不足指責。董氏三等數。應不爾也。意是一乘除諸分二開平冪三開立積術。今得毛氏汲古閣所藏宋元豐京監本七種。又假戴東原先生所晉輯永樂大典中海島算五經算。而十書備其九。舊附一。今附三。而併梓之。曰周髀（漢趙君卿注周甄鸞重述唐李淳風釋）周髀音義（宋李籍撰）九章算術（魏劉徽注唐李淳風釋）九章算術補圖（皇朝戴震撰附刊九章每篇之末）九章音義（宋李籍撰）算策（皇朝戴震撰附音義後）九章重差（即海島算經魏劉徽撰并注）孫子算經（周甄鸞注）五曹算經（周甄鸞注）張邱建算經（周甄鸞注唐李淳風釋劉孝孫細草）夏侯陽算經（隋韓延撰本）五經算術（周甄鸞撰唐李淳風注）綴術（宋齊祖沖之撰唐李淳風注闕）緝古算經（唐王孝通撰并注）數術紀遺（漢徐岳撰周甄鸞注附）句

股割圜記。皇朝戴震撰附皆羽翼周髀九章者也。孫子握簡易之道。先說九九乘除分減。繼示開通之端。海島為劉徽演卷句股測量之術。張邱建因之以方程之術。會通諸法。祖冲之因之為測量天度。及方圜冪立之差。王孝通因之為祖氏之辯正。而五曹則分隸以官。夏侯陽則分隸以事。五經算則分隸以經史。而胥不能稍出九章之範圍焉。嗚呼。九數之作。非聖人孰能為之哉。

答譽客文

客有晨趨來謁者。貌適適然。意翔翔然。得而告曰。子之友。有閱覽範流。許簡蹟臘。而以能文稱者。毋布紙濡墨。握管沈思。則命若子者數輩。還坐其旁。卬首屬目。搖頭鼓頷。跳浮相讙。凌誶相雜。閑揄於前。屆辰於後。爭乃汗顏。愠亦懊墨。凡單字星隻義立。罔不相與槃特迨還。而為之抽黃妃白於其間。此固言無不盡。辭無不竭。以視閒戶孤吟。冥心以思。何啻倍蓰。是以才大如瀚。雖若碌碌因人。實集羣言之大成也。我應之曰。噫。夫中無主則見異惟惑。而不知即聲從腓。內多愎則是已異真。而自蹈跋後疐前。子不見夫龍之為雲乎。容裔膚寸。澶漫區宇。嘘煦其氣。滂霈其施。其舒鱗布爪。夭矯蜿蜒之迹。人莫得而窺之也。又何嘗借濡沫於魚鰝。子不見蠶之作繭乎。一緒孤抽。中權自主。圓精潔緻。光潤縝栗。足以衣被天下。而黼黻文章。袞繡藻璘。舉莫

之度越。偶有同功。終以絲棼而遺擲。子不見童豎之叱狗乎。垢面蓬頭。毛髮縱纚。怔怔貿貿。操栝跣足。呼之東則奔以東。呼之西則跳以西。叱之嘶則狺狺而吠。叱之鬬則搶攘睒睒而齧拒。斂其所諱。則童與狎犬皆不得而知。故充牽羊而舜推之則一日而不可行。恕子母乃好奇之過。而發聲不從心也歟。

張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自授經讀喪有無後無無主之文。而疑近俗出嗣承重之非古也。讀射義。以與為人後者。等之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亦心疑其非倫。封建世祿之朝。重在宗祧。所謂傳重受重者。則天子諸侯與后與夫人也。重在世祿。所謂為後者。則世家大夫也。今則家無世爵。世遠三古。何重可名。何後可為。曲儒不明經訓。猶且持大小宗之說。齗齗爭之。世風不古若。至於財利是重。愛嗣應嗣。蟉蟳膠轕。富室爭繼。乃有二後。寠子則無應者。悖經喪彝。士君子莫由辭其過矣。今於吳太孺人之狀而有感焉。太孺人先世歙人。自故明吳江縣訓導。諱延古公。始家於吳。延古生盤。太孺人之考也。太孺人年二十二。歸吳縣贈公諱經。贈公為府判公諱岑之所出。府判公三子。長即贈公。次綬。次司獄公諱純。府判公以伯兄徵君公諱崧無子。以贈公為之子。及太孺人之婦見。維時府判公已病亟矣。厥後贈公之生壙也。司獄公亦欲以為子。太孺人請於贈

公曰。無過而預立之後。非也。然兄弟之子猶子。子婦人曷敢判而生室家之隙。及為

司獄公置妾生二子。太孺人又請曰。小郎今有子且長矣。不可卒陷以非。請正其名。

而司獄公以為無子而請之。有子而舍之。毋乃歧兄弟之子而視之薄歟。爭之固。追

贈公之喪。將訃。太孺人曰。是時不可不正矣。卒正之。嗚呼。即是已應書法矣。夫與為

人後。與之義。鄭訓為奇。言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貪財已為夫子所必絕。況

其人未死。而冀其無嗣。先與為之者乎。此太孺人之所不敢也。贈公既後徵君。而太

孺人於府判公之喪。降服既除。猶食必疏糲。衣不加飾者三年。人於是賢太孺人。徵

君被徵於

聖祖仁皇帝朝。復者壽有聲於世。賓客日造門。凡洗腆用酒。齎賓之無缺。皆太孺人

議於酒食也。與中以裝服華侈相高尚。每見太孺人袿衣成削。浣濯敝䘳。不羨不矜。

皺心媿恧而去。太孺人每以婦人職主中饋。近巨室貽令息女知饔饎事。教訓之不

率家政之攸失。皆職是故。故徵君之子婦女子子。無敢不𢤱謹。乾隆己丑。填官中書

舍人。太孺人從僦屋湫隘。風土既殊。親串姊姒莫能聚。舍人每懼觸傷太孺人心。而

太孺人怡顏悅澤。若惟恐舍人慮及者。吁。賢矣。乃於丙申之冬感羸疾。逾年正月二

十二日乙丑卒。後贈君卒者十六年。年七十有六。兩遇　覃恩以子填官敕封太孺

人。旹贈太安人。子三。長傳心。甘肅廸化州吏目。次傳中。夭。次塤。内閣中書舍人。充文淵閣撿閲四庫全書薈要分校官。女一。適湖南平江縣知縣陳玉璋。孫七。孝惟孝自。孝門。孝覺。孝標。孝序。孝康。孫女一。曾孫二。舍人將以是年秋扶太孺人柩歸里。卜吉合葬於二十一都四圖貞山之陽。以東原戴君儒術文章。上被天子之知。欲得其志墓門之石。以信將來。以繼涵於東原先生交久。介而請於東原。既諾矣。未幾東原卒。舍人又以迎其凡西去。繼涵痛亡友之不可作。兼無以塞舍人之請。雖無文。敢編次其行而係之銘。且附於戴氏遺書之末。以資其實。銘曰。

賢母之生。有白雉之祥。而不能戕之。賢母之病。脈已云絶。而醫者薛雪療其若或縱之。畀永以昭其賢。允婦職之罔愆。既壽既考。以終其天年。嗚呼。世之不敢入豐祖之圖者。其無敢式張母之阡。

常熟揚氏祭田讀書田二記之序

汪志伊

天下之最易荒蕪者。莫如心田。所謂槁木死灰是也。然天下之最易生發者。亦莫如心田。所謂泉達火然是也。蓋心如穀種。而田則腔子。具四端。統萬善。道理原自森然。苟涵養其本根。則滿腔之生意盎然矣。若剝削其本根。則滿腔之生意索然矣。蕃是必去其害心者。而後可以養心。養心者。即朱子所云敬使在腔子裏。靜使是養得本根深也。幾見本根深而枝葉有不茂焉者哉。予於揚氏元峯徵之矣。昔予莅潛政暇虞山。即聞元峯力行善事名。而元峯卒未嘗一至公門。予雖未識元峯之面。而已知其心之所養者深矣。越十有三年癸亥。予復來撫三吳。而元峯旋下世。其鄉之人以元峯生平孝行無閒言。籲請　旌表。予於此又知其克盡爲子之心矣。遂達於　朝。以維風化。不寧惟是。其上而建宗祠。清祀産。捐義田。葺義莊諸大端。非善繼其親之心。曷能尊祖敬宗。以睦族如此其周哉。推而下之。一置祀田於麻嘉橋。一置讀書田於敦本堂。其自爲計。及爲子孫計。而務綿世澤於勿替者。非推廣其親裕後之心不至此。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今元峯哲嗣名景仁者。以祭田讀書田二記。就正於予。予閱其規條。分明允當。儼然從方寸中畫井分疆。有條而不紊。然則揚氏之祭田讀書田。即謂之揚氏之心田可也。嗟乎。心田者。子孫之苗也。得其養無

物不長。失其養無物不消。彼世之富若貴者。或刻薄起家。或貪婪封殖。欲為子孫百世之計。其設心幾不堪自問矣。匪特多藏厚亡。不旋踵而禍隨之。且金多心傲。徒為紈袴膏粱之子弟。作酒色摴博之資。目未瞑而家已蕩然無存。是自害而并害其子孫者。或幸其一敗塗地。或譏為天道好還。予則矜其心之愚且違。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夫元峯之不刻不貪。彰彰在人耳目間。豈必有鑒於是而矯之歟。蓋其心田養之也深。心深則謀遠。故其治産也不為子孫之身計。實為子孫之心計。我知楊氏世世子孫守祭田而為士。并食報讀書田。而登科筮仕。必且油油然生忠孝廉讓之心。即今之子孝孫賢。擢巍科居清要者。其明徵已。吾故曰。本根深而枝葉必茂也。雖然心田者。人同賦於天地。即天地之心也。吾豈獨為楊氏言者。

雪帆詩序　　吳騫

甚矣。龍山之多才也。往予讀龍山三子詩鈔。不禁擊節。三子者。蓋陸子少白、查子梅史、南屋也。未幾而馮子補亭崛起。率偏師以摩三子之壘。三子者。亦各嚴步伍、厲鞬鞬。相與馳騁於三唐兩宋之場。凡斯四子。予皆引為忘年交。間為論序其所著。謂龍山之秀。攬之而無遺矣。乃今復見沈子雪帆。雪帆齒差少於四子。其詩如渥洼汗血、雙瞳夾鏡。顧盼有千里意。益歎山川扶輿靈淑之氣。鍾於駿人韻士者。愈出而愈不窮也。或問雪帆之詩。視四子果孰為優劣。曰、不知也。則何以亟稱雪帆。曰、子獨不觀夫樂乎。鐘鏞琴瑟笙磬柷敔。摩音迭奏。雖有先後疾徐抑揚抗墜之不同。至諧於心、悅於耳者。則一也。故有長言永嘆、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又豈能軒輊於其間哉。雖然。予之於雪帆。相識較後於四子。而跡若轉密者。良以四子合并之日尠。而離索之日多。且有身負沉疴。頻年困頓。不克旦暮聚首。每見近作。多憂愁侘傺。非抱越鄉之感。則切切有憂生之嗟。惟雪帆樂志循陔。足跡不出里閈。嘗慨然慕馬少游之為人。予故得時相往還。又性喜究六法。謂詩與畫不可相離。與予尤有水乳之合。每過予山館。必出古名跡共觀。留連移晷。所品騭率中肯綮。退而為題畫詩。瑰瑋奇肆。幾與煙雲神物同其變幻。是四子以登山臨水。推襟送抱。雪帆獨借卧遊而發其性

靈。其勞逸之趣。亦稍有間矣。有明嘉靖中。濟南李于鱗與王元美謝茂秦徐子與諸人。稱詩極一時之盛。有前後五子七子之目。後世猶豔述之。龍山雖一隅。而英才輩出。後先相望焉。知他日不踵夫五子七子而並傳。顧惟人生如白駒過隙。聚散靡常。日月逾邁。吾又安得不三復雪帆之詩。而追思與四子曩日之周旋也。

遊龍池山記

丙辰夏四月二十有三日。晨起與燕亭景辰為龍池之遊。從桃溪覓肩輿。出月臺而東。五里至東霞塢。居民率鑿雲根為業。琢之丁丁。或截以車。聲歷鹿不絕。有龍池下院。不及叩。緣澗而南。又五里至赤山。民居數家。與人入野庵小憩。復東南行。渡石橋。初見小山數重。出沒雲際。四圍新翠如沐。更東行不數里。則龍池箬嶺諸山。皆隱隱在目睫間矣。又七八里有平岡遠橫。迤邐彎環。上皆短松。望之蔚然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又有諸小山離立于平岡左右。參差非一狀。自此而前。路益曠衍。旋轉入茂林中。彌望蒼松翠栝。青莎叢生其下。高齊人腰。肩輿取徑。時出時沒。人語雜鳥聲。與百谷相應答。可五六里抵山下。有亭翼然當中路。乃捨輿而徒。進亭。林木益茂。喬柯瘦榦。危聳夭矯。攀磴而上。又渡小石橋。仰不見天。更數百武。俄有日光從竹罅中出射人。襟袂盡綠。史道幽磵潺湲。叢竹映帶。真一步一清境也。磴盡得古招提。即寓

門禪院。壁銜唐太常崔徵捨山建寺碑。寺北向。照壁有面南看北斗大字五。入山門。登閣觀 敕賜澄光寺額。蓋康熙年中所給。山僧肅客入中庭。始聞鐘聲杳杳出上方。知日停午矣。徐步前殿中庭。抄攞樹二。各高七八丈。合二人抱。奇崛稍不及吾界安國寺。而蔥蒨過之。不知何時所植。景辰言二樹嘗枯死數十年。至天童而復生。轉從殿後登講堂。披藏經。蓋自前明及 國朝兩賜本並存。熊亭亟從僧覓禹門寺志舊板。予與景辰躡衣而登。遍歷後院。瀟灑無點塵。至曲徑通幽。彷彿吟哦出松窗竹閣間。竚足傾聽。不覺蕭寥。有遺世想。無何熊亭亦至。同禮幻有密雲等遺相。蓋茲山自二公首唱元風。恢宏象教。繼是天隱萬如箬庵玉林。皆稱後來之秀。今道響久寂矣。還至丈室。設伊蒲供。觀明時御賜瓷盌。作雨過天青色。又有金佛一軀。不及見。僧請更遊中上二龍池。會日鄰下舂。慮腰腳不繼。辭之。於是仍尋舊徑而出。爾時天空雲淨。策短筇。渡石橋。迴眺奇峯峭壁。丹碧萬狀。視來時景象。又覺一變。憶予年二十許。嘗遊於此。遍履嶔崟。如所謂白雲巖伏虎巖及王陽臺憑虛閣分霞亭諸遺迹。靡不攬其勝。迄今忽忽餘四十年。青山白雲。依然如故。而予雙鬢且皤然矣。釋氏電光石火之喻。不誠信然。然鄉時一意窮高極險。故於近而夷者。反若有所遺。豈山靈故留此有餘不盡。以娛予于晚景與。熊亭博學多聞。足跡半天下。遊屐所至。物無隱情

景辰尤熟玆山掌故而妙於語言皆予之益友然則玆遊之所得不更勝於昔乎是不可以不記也

遊張公洞記

予既與燕亭景辰為善權二洞之遊燕亭復盛言張公之勝予是興勃勃不能遏景辰以事先歸乃以四月二十九日偕燕亭自長橋登舟出城泛東氿適微雨風逆舟行甚緩午後過五雲溪訪罨畫故跡溪故以朱藤得名自藤花久絕畫浪亦平故宋陳古靈有不見藤花相掩映鄉人猶指畫溪名之句午後始抵蜀山同遊三夫人廟頗擅溪山之勝東坡祠荒落反不逮矣晚宿溪滸山上下皆陶穴層累如蜂房中夜火光映溪流可數鷗鷺五月朔日黎明解纜二十里抵湖㳇使輿而北度平疇可三數里遙覘四山蓬蓬雲起宿霧盡斂中一峯稍高出衆山外或曰是盂山也復前行臨溪得石橋俗稱解糧疑駕梁之誤耳時日向午塵壒截道瞥見青松短髮渡橋疾趨無異渴驥之奔泉也又北三五里抵道院即天中宮故址老氏之廬八九間制甚陋尋南唐韓熙載碑不得遂出院令土人前導更北不半里道旁有穹碑四面乃湛甘泉為史恭甫作園記舊有亭今廢又北遵山麓即會仙巖下巖高百尺峭崿崢嶸作大斧劈皴幽泉一泓出其下味甚甘洌泉中紫蒲綠苔皆自生自死巖上多唐宋

以來題字。大半為蒼蘚所蝕。與無亭汲泉洗剔。而遍錄其不能識者。尋梯擿之。復題
名石上而去。循麓稍東南。行可三百武。抵後洞。洞口東南向。不甚高。藤蘿下垂。清風
冷然自洞出。若引客者。燕亭前導。予尾其後。從者以次魚貫而入。進洞益涼爽。路益
暗。諸人皆蛇行狀伏。螺旋以下。其隘處輙前人頂接後人趾。歷數十級。覺境稍廣而
愈暗。乃敲火燃炬。始見穹窿若廈屋者。皆瑩白如雪。鍾乳四垂。五色畢具。點滴著衣
袂。了無污跡。仙鼠飛鳴。下上千百為羣。羣若在鐘磬中。更折而南。百餘武。石益怪而
奇。大者師象。小犬馬。飛走騰踔。又有若旌幢羽葆丹竈玉田。種種莫可名狀。卻轉而
右。一穴類小龕。深黝不敢進。復南行遇側石。凝滑不能正履。俗稱鯽魚背。同行扳予
而登。俯瞰其旁。巨壑不測深淺。可方西湖紫雲洞。投以片礫。則鏗然不知其所底也。
過此以往。漸逗天光一綫。乃捨炬信光而行。覺運路漸崇。洞府益敞。而石亦益奇。辭
樸下殿。不覺已及平坡。蓋即所謂燒香臺者也。臺上可坐百人。形如玉蓮花。至是天
光豁然。仰眺鍾乳垂垂若流蘇。較後洞更瑰麗。土人言張公之妙。本在鍾乳。今多為
陶家剝劉。又洞口古柟數章。不計時代。往歲盜伐。張公遂童。皆山靈之阨也。于是由
臺北躋級而上。攀藤附葛。又幾于後人頂接前人趾矣。盤旋紆數十折。始達前洞。洞
口怪石撐拄。若門若闕者數重。上下四旁。古今人題字殆遍。出洞西望。善權離墨諸

峯出沒隱現於雲霞之表。遂下山。仍至湖汊登舟。則夕陽在蓬背。是夕宿丁山下。沽村醪。與燕亭炳燭細讀所錄摩崖題字。互述境歷之奇。燕亭因言昨歲是月。與友人同遊張公洞。惟是舵樓有擁檝而凝盼者。于是怨怨惟恐其返之不速。今來始得未曾有。故知儁侶。各有所當也。遂相與大笑不覺沉醉。

涉園修禊記

涉園在海鹽縣城南三里。故給諫螺浮張先生所瓻。志稱烏夜村故阯也。亭池林木之勝。甲於東南。而主人鷗舫雅好事。又與予有連。歲甲寅暮春之初。鷗舫招同人修永和故事。以予有前諾也。先是壬寅冬。予偶遊武原。購得楊忠愍公手書真蹟。在請室中寄鄭端簡公。勉以後事者。後題跋纍纍。皆名賢手筆。故為鄭所藏。自明迄今二百三十年。未嘗易主。一旦落予家。慮有所失墜。思得鄭氏之賢而歸之。懷此志蓋歲星一周矣。鄭子羹和實端簡適裔。年少有隽才。識之數年。意謂庶幾其可託。是日羹和亦在會。即舉以歸焉。四座傳觀。僉以為善。始知予有前諾者。蓋以此也。既相與流觴於居然濠濮間。酒中。予謁諸君而言曰。昔人謂典午名流。類多好清言作達。致使神州陸沈。其信然歟。曰。然。清言作達。果能致神州于陸沈。則吾未敢以為必然也。竊謂苟清言而不至於廢務。作達而不至于姑教壞俗。庸遽足為世害哉。且如蘭亭

一集。王謝諸公實為風雅領袖。當日一觴一咏。暢叙幽情。曷嘗不以清言作達為尚。更若羲之慕會稽山水。徜徉忘返。安石攜妓東山。流連絲竹。至于立朝政績。多有可觀。要之士君子或出或處。其風懷氣節。故自有不同。匪若後世士習委蛇。污身穢跡。媮為一切。茍一失足。則為事見絀。為世所訕笑。而為人主者。于股肱心膂之寄。實治亂興亡所關。尤不可不慎之耳。試觀晉簡文孝武之時。國如贅旒。安石一出。而强寇殲殄。中外又安。明世廟委政分宜父子。姦黨恣熾。諍臣弼士。誅竄黜逐略盡。而國事遂不可問。至今讀忠愍手書。與諸公之蹟。猶為之欷歔欲涕。故予嘗謂使忠愍端簡幸而與王謝諸公同時。故當金蘭契合。把臂入林。王謝諸公設不幸處忠愍端簡之境。亦惟有剖心濺膽。見危致命。正簡文所謂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也。然則謂典午之清言作達。而致神州乎陸沈。夫豈篤論哉。諸君咸曰子言是也。盍書之以告來者。俾知吾輩斯集。非徒飲食燕衎。蓋亦有知人論世之道存焉。是日也。風日清美。不減永和癸丑。諸君既觴飲盡歡。各有所述。而予復為之記。

夜明竹記

夜明竹者。宜興邵孝子廬墓之所致也。孝子名志珪。字匡泰。宜興萬二區九苞里人也。生有至性。幼習儒術。好讀書。以家貧去而務農。養父母。弱冠時。父得危疾。志珪憂

惶不知所措至嘗其糞復默禱于天封股以進又尋愈又數歲無疾而卒志珪居喪盡禮葬後每夕露宿墓側見者憐之乃作草苫為庇志珪晝歸田作暮甘旨奉母夜必往宿墓下風雨寒暑不少間迨母喪畢廬墓益切既合葬仍廬于墓旦夕號泣墓既荒僻深林密箐人跡幾絕嘗有毒蛇踞其臥所魍魅獻于旁志珪了不為動又嘗暮歸見物如羊當道叱之起去後人以燭至者詢之無有也久而夜明之竹生竹初生無異常産亦不甚修偉數月後籜解枝幹漸枯每夜輒有光熒熒然若熠燿之在蒐萱碎之亦然天雨星晦益明自七月迄于冬始熄于是鄰里莫不嗟異具疏志珪孝行請旌其廬大吏將以入告聞之亟自陳堅辭語甚懇事乃中寢然人以是益重志珪蓋雍正七年也志珪以乾隆壬戌年卒迄今又五十餘載罕有為之表章者乾隆癸丑冬竹忽復明予求得一枝目驗良然藏笥中經旬不滅是時適重修邑乘里人因舉其事而載之孝友門噫異哉聞諸至孝能感動天地而致瑞應若靈之茹淡而室明丁蘭刻木而淚出孟仁泣竹而萌茁王祥卧冰而鯉躍舉寔寔在人耳目其他醴泉甘露珍禽異獸尤不勝更僕數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又按易震為蒼筤竹離為火火文明之象在豐之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言日雖蔽于蔀而不能掩斗之光志珪雖自甘隱約并晦其名而彼蒼終不欲使泯沒

而無俾于後。故假草木之靈。一至于再。以彰純孝之行有如此。惜乎重修邑乘語焉而不詳。故復為之記。以告後之作孝史者。

張渚鎮重修獨山關侯祠記

窮古今之道義。謂之聖賢。極天下之事功。謂之豪傑。聖賢為人倫風紀。曠百世而縣之的。豪傑趨仁赴義。務蘄企合於聖賢之軌範。雖至蹈湯火。就鼎鑊。剖肝瀝膽。洞胸截脰。有所不避。孔子稱殷有三仁。又曰。知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究其終也。聖賢豪傑。胥歸一途。是以聖賢之道。昭然與日星並垂。而豪傑之士。忠義之氣。充塞兩間。其靈威赫奕。愈久而愈烈。如漢前將軍關侯。其尤著者也。侯生當炎精末造。奸雄競起。皇綱紛裂。非不知國祚將移。乃猶欲佐先主以區區之蜀。艱難險阻。與魏吳相抗。冀挽西日于既傾。扶九鼎于一髮。迨乎見危授命。氣節凜然。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而聖賢之徒與。自侯沒迄今。千六百載。凡在通邑大都。下至荒陬僻徼。即百家之聚。數井之社。罔不隆崇廟祀。水旱疾疫。齋禱肅虔。應捷枹鼓。其爵號宋世嘗稱真君。既曰公。及王。明萬厯中尊為帝。 國朝以來。崇秩游加。祀典班班可考。茲曰侯者。從其生爵。亦昔人作碑例也。荊溪縣西南七十里有鎮曰張渚。獨山踞其北。山之南麓臨溪。侯祠奠焉。自明迄今。香火繁盛。乾隆庚子燬于火。爨婦偶來。其地顧瞻

廟廡。蕪穢弗葺。祠祀闕然。非所以昭誠敬。爰倡議合諸好義樂施者。共捐金錢爲鼎新計。里人史鳳梧余价成力任董役。于是鳩日庀工。經始于乾隆癸丑。落成于嘉慶壬戌。凡神宮殿寢。規制視舊加擴。今而後庶其可以妥神靈。而閭閻闤闠。均獲福佑矣。考張渚古鎮一曰桃溪。宋有張氏聚族而居。乃南唐門下侍郎居永之裔。建炎中岳武穆王征戚方。屢駐師于鎮。嘗館張大年家。有題屏書。詳雲麓漫鈔。明盧忠肅公象昇故居。即在祠側。公少日每過祠。必入肅謁。慨然有慕其爲人。二公公忠大節。炳燿史册。與侯後先輝映。故老相傳。侯並嘗顯著靈蹟。是鎮之有侯祠。尤足繫風俗人心之大者。且以岳盧二公。祔祠後寢。爲之記。而系以銘曰。

惟天立極。惟聖作則。懿彼前型。奕世載德。侯實豐聰。懷貞履直。絶羣軼倫。丹衷悃愊。報曹封金。殲顏如豕。孟起非儔。恒侯弟視。益二成都。鼎三分趾。誓拯丕基。還于漢祚。天贊其衅。漢流漫溢。敵潰爲魚。我得而擊。威震羣與。功無不集。庶幾蕩平。滅此朝食。豈期壘成。釁搆鄰宗。蒙難正志。義洽千古。廟祀崇嚴。普天率土。鞠躬殿邦。寧獨川楚。鎮惟宋舊。實曰桃溪。鄂國駐師。漉壁淋漓。堂堂盧公。哭誓七師。墨絰沙場。荒園水湄。前烈後賢。彌芳同躅。仰止高山。景行是服。神昔顯靈。佑我邦族。忠毅一心。天日共暴。桓桓桷桷。式煥式塗。春祫秋嘗。風馬雲車。桂醑既醬。民悅環趨。貞珉斯勒。永世弗渝。

婺源令馮君傳

君諱大山。字維嶽。五峯其號。姓馮氏。海寧人也。六世祖九皋。由楮山徙邑東園花里。考諱世瑜。世業儒。君自幼資稟穎異。狀魁奇卓犖。有成人之度。年十五。經史百家言。罔不畢究。二十四補學官弟子。旋餼於庠。學使馬公豫講學頖宮。君條答經義。多發前人所未發。公心異之。相與辨難。至日昃始罷。既而延之使署。引為忘年交。君性耆方正。自講經譚藝外。未嘗干以私。公益加敬禮。舉雍正己酉鄉試。庚戌成進士。發江南頭等試用。赴江蘇。未帀月。奉委清查各屬積欠。及賑高郵飢。並以幹濟稱。會當迴避。兩江總督尹公繼善知君才。請改上江宣城令。適境大旱。潔齋致禱。竟致甘霖。歲有秋。政尚廉明。恩威兼施。胥吏不能因緣為奸。無何。以越獄罣誤落職。時因公出。例予限一年。有大吏缺望於君。不待期登之白簡。君了無慍色。曰。自我得之。我失之。又奚慊焉。遂留宣協緝。雖去官。視赤子痌瘝疾苦。惻然若切于己。上官遇有疑難。亦往往就訪。君傾意竭誠。苟可為斯民興利除害者。無所辭避。宣舊有與實軍田。民戶於常賦外。畝輸幫貼贍運三分。雍正七年奉文飭禁。衛田私典者。咸令贖還。時本府以民業軍田。為日既久。且多冢墓室廬。不無紛擾。議於幫贍外。再加津貼三分。允行立碑。迨十一年。邑監生吳某。以不顧津貼為辭。糾眾鼓譟。毀其碑。一邑騷然。市門晝閉。

上官聞變。將窮治之。又恐激成大獄。舉張皇莫知所措。江藩李公素知君。密札致詢。君為究曲調劑。罪止其首。脅從者概予末減。事平。全活不下數千人。留宣三歲。以緞日教授生徒。士遊其門者甚衆。若梅理、梅立本、駱大俊、楊廷棟、梅子㨿、皆連擢科第。一時人文稱極盛云。去宣日。老稚攜壺漿攀轅泣送。馬首幾為不前。乾隆己未。復任歙之婺源縣。未幾以勞卒于官。其治婺一如在宣時。邑故瘠土。境有五嶺。質成者踰越嶮阻。動需時日。兩造具備。復多守候之苦。君下車昕夕視事。斷決如流。滯牘一空。大障山有虎。屢傷人。列任不能捕。君親率從騎往。遇虎令直前搏之。瑟縮若服罪狀。竟禽以歸。自是四境無虎患。道路頌神君焉。聽獄一以理斷。屏絕私謁。汪氏為邑豪族。有朱生貧士也。聘于時。汪某女色。强委禽焉。母利其財。兩袒之。朱訟於官。前令皆庇汪。逮年不決。君閱卷。即日追勘。汪族有為君房考者。乘間為之緩頰。且啗以利。君正色曰。某承命守茲土。惟知奉法盡公。上不負吾君。即所以報吾師也。他非敢聞命。卒判於朱。歲舉童子試。拔董生文炎為案首。未及院試而卒。次名張圖南。請改冊為案首。君愀然謂董平生力學。未博一衿。今骨肉未寒。遽削其名。吾弗忍也。謝却之。院試圖南竟不錄。然感君居心之厚。益奮志勵學。甲子領鄉薦。歷宰桐廬、秀水二邑。擢杭州西海防同知。猶時遣人存問君家不絕。其至誠感人類如此。卒之日。室無長物。

篋無整衣。士民哀思。祀之名宦祠。君性純孝。奉母馮孺人竭盡色養。在官日雖公事鞅掌。不少違晨昏之節。所至振興文教。到婺即修紫陽夫子祠。邑儒江愼修永績學通經。著禮書綱目八十五卷。流傳未廣。君手為譔序。并繕錄一部進上。而別鈔其副藏於家。蓋其吏治原本經術。故多卓然可觀。非僅以刀筆從事為能者也。

論曰。霖自舞勺之歲。側聞長老言。言鄉先輩以循卓著。必舉君為稱首。頃與君孫念祖交。廼益悉君之生平。念祖手行狀乞為之傳。竊惟馮氏在漢世門材為最盛。若左將軍奉世。以治春秋起家。其子野王立。俱通經為良吏。所謂大馮君小馮君者。當時播諸謳頌。君可云克紹家風矣。惜乎歷仕日淺。不獲盡其所施。為之揄擊。若閻南閣一言之善。至于終身不忘。並可著世勸云。

貞孝吳媛誄

貞孝吳媛者。荆溪人也。父岫。布衣工詩。媛幼而莊淑。言笑不苟。父早喪。奉母以孝聞。年二十二。字同邑潘淇泉。乾隆甲寅。淇泉病瘵死。媛號慟請于母而奔喪焉。遂成服雖斯擗踊。坐止不離柩側。踰年葬淇泉于計山之麓。既啟窆。卧身壙內以溫之。示同穴意也。姑何年老孀居。媛侍寢榻偎。抑搔疴癢。旦夕惟謹。雖中帬廁牏。未嘗假手婢媵。紡績得少貲。必市甘脆以進。凡十二年如一日。撫夫兄之子以為嗣。戊午除夕。鄰

人失火。延及潘外舍。時夜過半。家人皆寢息。媛情急。一手劍姑于背。一手挈嗣子避他所。復子身登樓。抱三代木主及先世遺像。跪中庭號天。願以身殉。俄而火遂風熄。鄰屋皆成煨燼。潘之中閭適當下風甚烈。而反獲全。時人嘆異。以為精誠所致。其撫嗣子。教養恩備至。小弗謹。輒涕泣不食。姑恒勸慰之。嘗于枕稜得小佩囊中一行云。嗣子學業無成。異日何以見吾夫地下。蓋媛之絕筆也。自是益常悒悒。嘉慶乙丑三月。患痘而卒。年三十有四。里黨疏其事。實上於大府。為之請　旌。其兄諸生辰復手行狀。丐知交銘誄。友人任陵才安上傳之綦詳。鰲按昔人謂室女過門守為非常經先儒多辨之。然而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若媛者可不謂之貞乎。東觀漢紀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冒火伏父柩。而火滅。時稱其孝。若媛者可不謂之孝乎。寡故稱之曰貞孝吳媛。以諗于立言之君子。且系之誄曰。

苦節為貞維世教。誓死養姑尤其孝。立孫綿祚功再造。反風滅火彰感報。地下覲雙相慰勞。荆瀨潺潺計峰峭。勒銘千秋彤史告。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顧龍山興造記代

劉台拱

距金壇城南五里許。有山曰顧龍。蓋茅山之脈。蜿蜒東來。結為岡巒。北瞰城中。有朝拱抱衛之勢。故父老以為縣之盛衰。常視乎此。非獨形家言。亦地勢實然也。山舊有延陵季子漢壽亭侯呂真人等祠廟。季子祠之左有碑亭。昔明太祖嘗登此山。作樂府辭。正德間勒碑建亭於此。歲久亭燬。祠廟亦傾圮。百年老屋。上漏旁穿。與風雨因依。淒然可感。余議捐俸修復。謀之邑人。咸以為宜。揆時面勢。眾役竝作。祠廟碑亭。因其故址。或葺或營。規度隙地。創建新堂。以為遊燕憩息之所。故時祠宇東西棋置。渙散不屬。為繚以長垣。通以曲徑。雜蒔華竹。映帶左右。逶迤複沓。延賞不窮。其堂室修廊僧眾所棲。并增其舊。材甓必良。構築必堅。甯樸毋華。甯費毋嗇。經始於乾隆五十四年五月。至九月落成。金壇雖小邑。然自宋南渡以來。衣冠特盛。碩學名臣。棨戟相望。文章著述。被於天下。地多陂澤。有灌溉之利。土壤沃腴。衣食滋足。其本俗然也。夫盛衰之運。無往不復。而或者狃目前之見。至以僻陋為譏。豈通論哉。況今故家名族。流風猶存。農工商賈。不失其業。使皆敦絃誦而絕嬉遊。樂勤生而恥惰窳。數年之後。光顯富貴。駸駸以復於曩時之盛。則雖通都大邑。或猶有愧焉。地形人事。理實相因。此

山之興復諒亦不為無助因記其營造之歲月而并著其說以示邑人使知所勸也

見山堂記 代

鎮江府署居山上因山為城因城為垣門阿屋翼與雉堞爭高下郛廓之內煙火萬家可俯而闞也署之西偏地尤高曠而蹊隧荒蕪屋宇敧陋不足以展眺望遂闢榛蕪修灌栵為堂於舊亭之南東西七筵南北五筵不下几席而東南諸山蹲者伏者竦而立者絡繹而奔馳者皆可以坐而致之名之曰見山著其實也余以辛卯正月始涖茲土簿領紛紜日不暇給比視事年餘而後摒擋略盡俗好訐訟稍以條教禁止而儆其不率民亦駸駸嚮化政簡刑清郡中無事乃得休其餘閒而與賓客僚吏優游觴詠於是閒嘗舉酒而屬客曰客亦知夫見山之說乎攀危躡險窮高極深襆被贏糧而後進兼旬累月而後反雖獲一時之樂而事過境遷邈然無槪彼其於山也不亦求之者勞而得之者少乎若夫坐乎堂皇而視數十里之外晴雲杳靄陰雨空濛晦明朝暮千態萬狀無意於見而無不見者乃真見也夫無意者常逸有意者常勞勞者不足而逸者有餘豈獨觀山而已哉客曰然遂書之以為記

胡氏女貞節記

教諭楊君自金壇以書抵余言胡氏女事曰胡氏湖北孝感人金壇縣知縣名志熊

女也。許嫁漢陽選拔貢生蕭君之子。國子監生貫。蕭君充四庫寫書官。卒於京師。貫扶櫬南歸。道病亦卒。女聞之。請於父母。將守志於蕭氏。父母不能奪。遂歸焉。時乾隆四十六年某月也。自孝感趨漢陽。渡江中流風作。舟覆溺者不可勝計。獨女所乘舟。安然無恙。若有神物護持云。台拱曰。嗚呼。此可以知天道矣。自古忠孝節義。動天地感鬼神。載在簡冊。昭然可見。豈虛也哉。余生平所聞。見有高郵孫氏。南昌彭氏二女。皆卓卓可稱道。感楊君之言。并述其事著於篇。孫氏者。己卯江南省解元同叔之女。少許聘寶應王氏。女外家也。母卒。王氏之黨往臨其喪。舟覆溺死數人。壻與焉。是時女新喪母。哭泣悲哀。人皆以為為母。故莫能測其意。女有妹亦許聘寶應。服闋將嫁之。父自失內助。家事無大小。悉倚女。乃挈之行。事已治裝將歸。女曰。外祖父母愛憐我。比其喪未嘗一哭。請拜而後行。父以為然。許之。既至。曰。我以家禍累夫子。我尚何歸。遂留王氏。女今年四十餘。彭氏者。今兵部尚書南昌公第四女也。許故禮部尚書新建曹公為子婦。曹氏子殤。女尚幼。已確然有志操。非歲時家慶。不御朱紫。家人未之覺也。稍長為議婚。女乃言曰。母也何不諒人。豈不見女數年中服飾乎。父母慰諭之。終不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曹公薨於位。既殯。髽而往。稽顙哭踊。退拜其姑於喪次。姑以喪子失明。執婦手相持哭。是時女年十七。內外觀者近千人。無不歎息泣下。

天子聞之曰可憐可憐每尚書進輒問貞女　天語褒嘉不置云公拱實應人而南昌公門下士也是以書二女之事尤得其詳焉

竹鄰張君家傳

君諱若筠字竹鄰姓張氏丹徒人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聞有異書輒重價購之或手自迻謄校勘矻矻不少休同縣蔣舍人宗海藏書二萬餘卷多善本君所藏踰二萬卷而法書名畫吉金貞石之文別為卷軸不在此限京口士大夫收藏之富推此兩家君性簡重寡言笑不妄交人晚年益屏人事掃一室日坐臥其中子弟僮僕非呼召不至前沈潛玩索神凝氣寂過之者以為無人也與兄坤弟堂相友愛家有園亭竹木之勝兄弟並能詩善飲精鑒賞暇日具壺觴召朋舊流連倡和又出所藏元明人書畫品題甲乙以為樂坤子崟堂子鉉及君之子鋐亦能詩崟兼工畫揚州某氏藏書為江淮間第一其子孫不能守君聞即冒風雪渡江購得宋槧書數部以歸崟為作風雪載書圖一時名士皆為之題詠京口多佳山水君與崟即出遊愛八公洞林壑幽邃讀書深雲精舍者數年大江南北名勝之區屐齒殆遍而杭之西湖凡七至其好遊如此君少以諸生高第食廩餼有聲場屋間屢試不遇循例貢太學遂不就試其居鄉睦婣任恤樂振人之乏絕嘗以田百畝為書院諸生膏火資邑有留養

局以養鰥寡孤獨貧病之人。君以田四百畝佐其費。鄉人德之。嘉慶三年卒。年六十四。有竹鄰山館詩集若干卷。又選京口耆舊詩。為蒙拾集四卷。

贊曰。吾觀馬文淵立功海外。貴顯封侯。而淫潦毒霧之中。追念少游平生時語。未始不為之太息也。及讀仲長統樂志論。以為彼既不應州郡辟命。志之所樂。何求不獲。顧亦為是想像願望之詞。而未嘗一日逍遙睥睨於其間。乃知物外之樂。雖山林隱逸。有不能以盡得之。而況於功名之士哉。若張君者。卒人世清遠閒曠之福。而享之數十年。可謂難矣。以視公理所論。殆猶過之。世之馳逐風塵。役役而無所稅駕者。聞張君之風。獨何能無慨於中乎。

史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知雲州史君紹登之母陳太宜人。以嘉慶四年十一月辛未卒於寶應。明年訃至。會雲南有兵事。未得歸。其弟太學生續登。營宅兆於城北之松園莊。而弗致葬。記曰。在竟內則俟之。禮也。已而紹登被 詔起復。迺卜以八年閏二月丁卯襄葬事。記曰。在竟外則不俟。禮也。於是續登以告其友劉台拱。使助執紼。且請銘。台拱辭不得命。迺敘而銘之。敘曰。太宜人姓陳氏。寶應人。故分守河南道史公諱弈環之少室也。史氏溧陽大族。河東公為故文淵閣大學士文靖公季子。而娶於寶應劉氏。因稍置田宅

定居焉。乾隆三十六年。河東公卒於官。歸葬於寶應城北之龍首村。而以劉恭人祔。是時紹登年十七。續登年十三。太宜人撫養訓誨。皆成立。後河東公二十有八年卒。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二人。孫男十四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太宜人性簡重有德量。處諸娣閒。遜巡退讓。未嘗計有無。校曲直。以是同居無纖芥。而河東公尤亟稱其賢。諸娣有孟孺人蚤卒。遺女七歲。太宜人字之如其女。女之瞻太宜人。亦與有母同。紹登官雲南。道遠。書問不時至。太宜人思之甚。然不欲以內顧攖其心。每寄語曰。汝家受　國恩最厚。當竭力圖報稱。毋以家為念。紹登為吏廉平。所居見稱。蓋母教也。先是紹登知文山縣。黔苗猖獗。時時闌入滇界。紹登患之。簡丁壯得三百餘人。教之坐作擊刺。皆為精兵。聞賊在百餘里外。即馳赴之。以少擊眾。屢戰皆捷。由大亂。又救解黃草壩之圍。全活數萬人。自是雲南無苗患。儂氏蠻誘扇諸種人為寇。距文山十五里而軍。城中恇懼。又與守將犄角。俘其渠帥。餘黨悉平。以最遷雲州。會討維西叛蠻。被檄守關隘。撫流亡。役未竣而聞太宜人之喪。當去職。大府以其功狀聞。且乞留滇。

詔許之。昔者漢踵秦故。置材官騎士於郡國。太守都尉常以歲八月都試講武。課殿最。守尉權重而郡國兵精。即有盜賊。得以應時捕討。無崩潰四出之憂。及光武併尉職。罷都試。材官騎士還復民伍。其制遂壞。於是始發京師之兵。以赴郡國之急。

一方有警。則羽檄被於三邊。弓弩甲楯。取具臨時。士不素練。每戰輒北。得失之效。前人論之詳矣。觀夫文山之事。則郡縣之兵。庸可忽乎。使天下長吏。皆有文山之康乎。則盜賊必不作。有文山之勇略。則雖有盜賊。亦不難於翦除。語曰。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余故因銘太宜人之葬。而備論其事。以附於曾公伯窩之義。以句絡登之志云。銘曰。

猗嗟碩媛。明昭義方。溢彼蘭茝。衍為國香。金馬碧雞。萬里蠻瘴。兒曰歸乎。有母在堂。母曰勗哉。及爾方將。竭爾股肱。翊爾忠良。爾無我思。爾弟在傍。筆膺受言。其音琅琅。象服斯皇。榮哀故鄉。安於首邱。百世無傷。

原天人之故一 馮偉

衆人之所以奸欺貪暴賊殺淫盜而不知怵畏不知悛改者由見己而不見人不見天也畀之以豐豫寬美謂是吾智力之角勝也畀之以憂愁苦惱謂是吾智力之有遺也而天又若未嘗顯示人以旦夕之誅殛於是中材亦瞀然於冥冥之中無所慕而不為善無所畏而為惡矣飲食牝牡之欲昏昏棼棼然無廉恥而忍謑詬其欺君父也忍於欺妻子也其盜君父也不啻盜宄家也而不知君父即天也君父有雷霆之誅雨露之恩而曾不畏懼曾不感戴謂是吾智力之所勝也謂是吾智力之有遺也如是而天牖下民之權亦窮天牖下民之權既窮則衆人之奸暴淫賊偷生反側者日熾盛而不可遏於是天乃以大罰殛之或一家或一鄉凶荒痟癘所以蕩滌邪穢開導吉祥舍其舊而圖其新天之不得已也天之所不得已者非天故更之人實召之也人可得而召之則人亦可得而禳之禳之者中人之所可勉而為者也禳之若何畏天而已矣子之於父母也雖遭三撻苟竭其呼籲之誠則父母貰之矣人之於天也雖當降劉苟竭其改悔之誠則天貰之矣悔改之若何曰舉一念而曰不可使天知之也則勿存之為一事而曰非天之所喜也則勿為之夫其可使天知之與不可使天知之天之所喜與非天之所喜揆之於人心愚智皆有纖纖之明焉夫如

是何疑於天人一理也哉。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此可謂至矣。

原天人之故二

夫舉一念而可使天知之。與不可使天知之。為一事而為天之所喜。與非天之所喜。愚者或未能決斷於神明之內。則莫若仍以人合天。為人臣者。舉一念。行一事。而不可使君知之。或非君之所喜也。則必其不合於天者矣。為人子者。舉一念。行一事。而不可使父知之。與非父之所喜也。則必不合於天者矣。吾與甲交。而吾之舉念。不可使甲知也。甲與乙相害。而吾之為甲謀者。不可使乙知也。則必其不合於天者矣。默啟乎天心者。不求赫赫之功名。為一善而人共稱之。則天或置之矣。為一善而人不知之。則天必錄之矣。為一惡而人共稱之。則天或置之矣。為一惡而人不知之。則天必錄之矣。行善而不誠。未可為善也。積誠而不久。未可為誠也。吾未見為善而不報於天者也。吾未見為善而責報於天者也。始於畏天。是有為為之也。終於樂天。是無為為之也。無為為之者。與天合德者也。是故文王之配天。比干宏演之剖心肝。皆樂天也。皆無為為之也。假使為善者而必不剖心。必獲尊顯。則下愚之奸欺兇暴。皆勉而為君子焉。如是而比干宏演之節不顯。是故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君子之所勉而非中人以下所及也。雖然。不極其事於樂天。則事天之道。猶中道而止耳。吾未泼

其源。而何以責小人之不知天矣哉

原天人之故三

鼻之所吸。即天氣也。目之所視。即天光也。置身於天之中。而任天氣之升降飛揚。我無措意焉。猶儵魚。置身於水之中。而任水性之浮沉潛見。儵魚何容心焉。是之謂樂天。雖然。魚之涵養於水也。有生無殺。人之涵養於氣也。有生有殺。其故何哉。天以清明和粹之氣。煦嫗萬物。清明和粹之氣不勝。則昏濁雜駁之氣轉勝。而萬物受其夭閼矣。或為賊盜。或為毒霧。或為疫癘。或為水旱。或為饑饉。或為盜賊。皆清明和粹之氣之不勝為之也。是故畏天者不徒順天氣而已。尤必承天命焉。能承天命者。始可與言立命矣。立命者與天合德者也。氣之有醇有雜。命之有賞有罰也。鬼神或預知其朕兆。而微以告人。天或露其緘於鬼神。而明以告人。天之仁愛保護者。豈不有加而無已哉。天之威福予奪者。豈嘗一成而不變哉。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凡大無道之事。悉由於此。君父之所無如何也。天之所無如何也。則天亦何貴有此悖淫悖亂之子孫。而姑養之於檻圈中哉

宋太祖論

宋太祖將下江南。唐遣徐鉉求緩師。請於宋祖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伐之。宋祖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踰月復遣鉉。至論辯不已。宋祖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遂辭塞。論者美宋祖捷於折辯。予謂宋祖於是失言矣。夫王者之言。大公以為理。順理以為恕。書之史策。傳之子孫。異國期於可法可行而已矣。宋祖之言。是小人嬉戲諧謔之論。非君子之所宜出也。且夫古之王者。非有絶人之勇。過人之材也。而臣服億兆。尺一所至。奔走讋服。無他。義而已矣。名而已矣。達尊卑之分替。而利害之實勝於是。士競錐刀。吏析秋毫。我得而奪彼。下得而取上。蜂蟻成聚。威號不行。而駕馭之術窮矣。古之王者。有以知天下大勢之所趨。因乎上之所尚。故常重乎名。而利與實寘而不言。吾以為此實莫大也。利莫聚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又曰。惟名不可以假人。春秋之世。其去周盛時遠矣。然諸侯猶重名。如齊孝公伐魯。以先王之命還師。秦獲晉侯。穆公以晉大夫天地之要卒歸晉侯。鄭以小國居強大之間。壞垣獻捷。徒以先王之制折服強侯。孔子美之曰。非文辭不為功。其後晉楚諸國。求貸求馬者。踵起諸侯。攜貳吳越。強盛務詐力奮軌。而前王之令。鬼神之誓。視若游戲。然。范蠡謂吳人曰。吾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

是說讒者乎。昔宋祖之祕術也。唐太宗伐王世充。謂曰。四海盡仰王風。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論者謂太宗此言。語雖大而理不暢。然視宋祖猶直矣。宋祖利江南土地。本無可以為名。直以謾語搪突。夫王者大封同異姓。臣猶子也。何必一家。既曰無罪。而臥榻鼾睡。可以為名乎。以不公。故不順。可以為義乎。迨其孝世。見遼事日蹙。遂助金滅遼。見金源日蹙。遂助元滅金。其顧利而不顧舊約。皆太祖之言有以啟之也。雖宋亦何利矣哉。

毛文簡公遺稿題後

毛文簡公遺稿二卷。萬歷中公之從曾孫侍御在桉中州時所刻。蓋什百中之一二耳。予得之侍御曾孫惠公。惠公今為農家子也。羅文莊公大泌山人為之序。大泌山人之言曰。明興鴻昌麗茂之運。無如敬皇帝朝。一切新進喜事。悉不用。薦紳大夫重去國。國多白首爕壘之臣。人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文章醇厚爾雅稱盛時。風公丁其時。所漸染為多。其持論根極道理。通政術。而匹夫匹婦可以喻。其氣舒徐不迫。充然而若未竟其意。澹然若無深思。而醞藉有餘味。其於人不為虛美。而嘽緩有情。按其編而知其為敬皇帝時人也。今去公垂八十年。作者如林。大都刻剥以見法。馳騖以見學。卓詭以見才。滌盪以見情。至封事彈奏。聚於掊擊者。聚訟罵坐。議者竊病其為

世道之流弊矣。於乎。以若所長。公豈其欲之而不能哉。所不爲也。偉讀而歎曰。懿哉大泌山人之言乎。吾嘗謂明之衰亂。不兆於神宗。而兆於世宗。今觀此序。可以見一代文章之升降焉。可以見一代士風之醇醨焉。可以見一代臣節之忠邪焉。可以見一代國祚之興替焉。可不謂知言乎。悲夫。清廟閟宮。非岸獄之徑。稽經諏禮。非糜死之媒。師丹司馬光。非龍比之亞。大禮之議起。至於杖謫死者數十百人。士類穢氣。同朝一空。不祥莫甚於此。仁鳥覆巢。鷹鸇縱啄。君臣之變。從古未之聞焉。然何孟春等唱合數百人。伏闕固諍。以衆取勝。以氣脅從。大誚祖宗。撼門慟哭。幾於訕矣。何以謀爲。羣臣欲存敬皇帝父子之緒。而遂忘君臣之體。安在其爲愛國乎。然後歎公之秉經陳善。百折不回。郤覲珠於清夜。辭太宰如脫屣。不可則止。進退雍然。身既歿而易名于祭。元首股肱之分。始終全焉。雖公之幸未及於熾盛與抑。守死持義而不矜節不暇名者。天下有幾人哉。此可爲後世事君者鑑也。予既味公之文。而深感於大泌山人之言。後之論古者所當知也。乃錄其語而還之惠公。惠公其尚訓子孫。以纘我祖考。舊起於田間也哉。

王烈女述

王烈女者。太倉璜涇里東鄉人馮生策勳之聘室也。名貞。字慕貞。自其欲從夫氏之

喪而不得也。曰先祖錫名曰珍。吾改稱貞。以寓志也。蓋女年十三許生。二載而薨。越十四載卒。殉身焉。其父天香。母周氏。顧氏。烈女四歲而孤。與伯父諸生香同居。幼學於舅氏。通訓詁。況覽諸史。皆曉析。與生年亞。舊有連。生字又琦。國學生大樹季子。幼穎出。能應試矣。訃至。烈女三日卧不食。泣血斑斑。母強之糜。乃稍稍起。欲歸馮。母不許。將婚他族。烈女輒宛轉號呼。欲速盡。聘者洗媪黠。以金珠。烈女擲諸地。且詈。遂止。屢屢然矣。久之。聞生且葬。堅欲往。兄曰。爾去奚為。曰。吾但一見郎壙。戶其旁。彼宗人嘖曰。此吾馮氏人也。憫其誠。得葬螻蟻足矣。兄曰。若然。且俟吾死。遂止。乃謂其同嫂戚曰。郎壙既不獲殉。獨無郎像乎。戚為密購。烈女謹襲之。流涕益哀。母瞯得之。故終毋身未改字也。既母疾甚。族人謂曰。脫有不諱奈何。烈女曰。兒志決於命名矣。往昔閨行。或傳孝義。或著節烈。兒竊慕前徽。稱未亡人矣。敢有他圖。或微諷改節。則曰生為馮氏人。死為馮氏鬼。其誓如此。無何。母殁。烈女曰。而今可以歸馮矣。族人以馮無同產難之。烈女曰。即無同產。猶有功緦。獨不許我守義乎。楊甲者。馮舊蒼頭奴也。往來為備。烈女圖言於馮。以誠告曰。自吾遭殞所天。未獲執喪成禮。巧觀傳冊。曉暢大義。但馮痛殁。則既無及。而母持之牢。若決絕歸馮。危雖不測。故隱忍逮今十三年矣。今當得馮一廛。纖紝為生。足畢此生。馮不許我。我則效死於馮。不再歸矣。楊持其說

閭里媼有處子嫁死夫者乎。頃笑曰無之。乃不訴馮也。烈女曰。吾比益戰慄。若隕若驚。第忍三歲耳。獲厥寧。世豈有求我於晚晚者乎。而是時香老病。為香後者。女之兄也。前死。獨恃烈女在。亦幸其有家耳。會里有閒名者。香浸慮之。烈女詗知之。益戚曰。死於聘前者。完然王氏女也。死於後。即非完人矣。遂賦詩五章。人定後扃戶。縊。家人覺之。排闥持火入。烈女奮趨撲火。火滅。家人益駭愕。遍號鄰婦。復持火入。結牢甚。解之則既絕。救之夜半轉甦。顣然曰。曷為而復活我也。時乾隆戊申臘月八日也。烈女既甦。風聞播脣猶熾。則兩移書於媒。卻之。媒其外兄也。略謂貞不幸遭罹大故。三年之內。寢苫枕凷之罪人也。且也。父東母西。當指前母墳壠未卜。封樹無期。次第經營。當歷數年。今何時而可以議婚姻乎。某子年方少。宜擇對相當者。不可坐失盛年。幸寢其事。則肉骨之恩也。蓋烈女貞剛內蓄。不為怒目嚙齒。圖以通喪緩婚。潛一肩輿詣馮。則求者不卻自息。而市儈憤於禮。且遂納幣。故烈女卒自戕也。鄰媼賀曰。姊明年為里中人矣。烈女曰。不然。終作鄉閭鬼耳。於時楊至。則哭謙之曰。吾召汝不來。今朝暮人耳。不可歸馮矣。始烈女與楊約。欲徑詣馮。會事急。屢手札趣楊。為中掣不至。投楊詩一帙曰。示戚懿通文者。悉散遣其廝養。假疾臥。不食。強之則曰嗌痛不能食。自頻納絞。創痕深陷。或謂喉裂不治。正月九日黃昏。氣蒸蒸益紅潤。遂絕。前日氣微屬。鬦

媒至猶曰今日須還某家嚮媒頷之而已其護前如此卧八日而死距毋喪四月云於是里人驚傳其事痛女自成名節而標之巳戚也其夫之從兄儀在廣山感夢歸往真祭題曰從弟又琦聘室遂迎其主歸與生之主謁祖布筵受婦禮焉君子曰古於禮者之禮也猶義也夫烈女性婉瘱吝不嬉耳不飾終日討究古今兼通素問事毋兄孝友毋疾女剡木榻其左以肉飼毋不設帷不解帶以至絕毋哭輒絕頭撞棺流血蹟面或勸之曰何至是則曰欲死耳工詩及楷法假物攄情均寓其妻之志儷書婢扇長者曰勿書扇恐贗男子手遂終身不書烈女歿馮之女奚夢一女子整容而入曰吾今至矣吾假爾寄聲不可無識則𥳑奚髮一卷去詰旦奚梳果墮髮一卷其毅爽胡可歿也

馮偉曰古之傳烈女或敦詩說禮循幼範德象女師之則或劈面劓目效柏舟之死靡他之仁昔以聲著汗青徽照亚禩而烈女兼有之處茅廬竹屋中恂恂類儒士毀形斂迹而有凌濤風雲之氣斯節貫神明者哉且夫引決自裁者一死而已烈女何間輙死死而不殊不殊又死古稱忼慨從容又兼有之其可畏也夫故博訪鄉評詳諏咸邇反覆審覈不敝善不溢美或微或顯以正立言君子云

李訓鄭注論　　楊復吉

人臣委贄於君惟君所使苟當盜賊橫行銜命出討而能滌氛獻馘固足稱功不幸而時危勢變絕脰捐軀要無愧匪躬之義千古後之良史亦必大書特書推為遇難全節之臣以為天下後世勸此公論也唐自天寶以後藩寇交訌乘輿播越君如弈棋歷百餘年然安史朱李犯闕而不能弑君而死於宦寺者不一變生肘腋猝不及防雖貴戚大臣亦無從聲罪致討是奇凶大惡莫唐之宦寺若也苟有仗節之臣於此先發後聞肅清宮掖如竇武何進之前事君子亦將進而嘉許之而況奉君命以申討事泄而反為所乘以致殺身傾家可不謂之忠乎可不謂之義乎乃李訓鄭注溫公通鑑殺狀筆伐下及王涯賈餗輩未與謀而連坐者且著論以申其罪而快心於其死後之論史者遂羣焉附和無敢異議嗟乎嗟乎內盜外盜其盜一也況剚刃於故君盤踞於禁闥其奇凶大惡比斬木揭竿者有加等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而況名正言順如訓注斯舉者即謂謀之不臧以致九重震驚丹陛伏尸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上下千古不絕其人訓注不獨任受過也如溫公之論則高重捷可以伏朱泚之刑程宗楚可以受黃巢之戮乎哉君臣之義征討之例冠履之辨作史者紊之論古者昧之不幾長盜賊凶頑之燄乎予蓋嘗讀史至此輒欲泚筆大書帝與

李訓鄭注舒元輿謀誅宦者仇士良等不克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死之以伸公憤而終反覆不解於溫公之書法及宋明人之作論者也且獨不見文宗之語周墀乎受制家奴歆恨千古蓋較之輿櫬銜璧青衣行酒之辱於強敵者其慘毒有百倍焉然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如訓注者真可謂能得死所者哉

孔郡王記

郡主名嗣貞定南壯武王有德女也順治七年冬王定兩粵命鎮桂林九年夏偽將李定國驅象攻城城破王率妻子自焚郡主年十二單騎縋城走匿民間明年將軍綫國安復定粵郡主謁軍門請歸京師自籲於兵部　朝廷憫其闔門死事詔封郡主既長適孫延齡王舊所許字者也康熙三年以延齡功臣壻命為將軍出鎮衡州六年夏移鎮桂林乃大治宮室自衡州入居之郡主別居定南王舊府而延齡列宅左偏旦日率藩下將領詣府參謁畢乃入內寢夫婦讌笑以為常大農所給藩餉若干萬廝養皆鮮衣怒馬炫燿民間時裂土分王異姓諸王雲南吳三桂廣東尚可喜福建耿繼茂而郡主則　朝廷念定南舊勳恩禮與之埒延齡既得志意忽忽若失或頭目眩暈不視軍事舉圍棋鼓琴臨池搨摹古帖挾彈丸張罾取魚鳥以為樂凡數年其戲下都統王永年既心易延齡年少無大材畧不屑為之下而延齡亦驕恣

數儆侮永年遂有隙十二年二月永年尅減軍餉為兵校所訟巡撫馬雄鎮治之延齡因言永年不法事令郡主赴京面奏而永年亦遣人間道入京阻郡主於河南不得進仍返粵延齡益憾十三年春吳三桂反於滇延齡遣人納款而誘永年以下十二人至府盡殺之畜髮易冠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易冠服繳符篆囚馬雄鎮殺妝令劉浩劉欽鄰周伭生等以應三桂時提督馬雄駐柳州亦叛降三桂然素與延齡隙日治兵相攻延齡數為所敗勢遂蹙既而延齡上疏三桂稱名不臣不用其印劄自鑄印設官變置州縣視賄多者與善地兵餉不以時給軍士不服十五年遂鼓譟逐延齡夫婦出府立線國安子存仁既存仁約束軍士頗嚴軍士復鼓譟逐存仁而迎延齡時延齡方匿城中見眾勢洶洶疑其逐之不逞且加誅懼不敢出郡主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藏延齡別室而自出見軍士曰而曹殺我夫婦易耳獨不念先定南王軍士環列叩首具陳所以奉迎意郡主察其無他呼延齡出延齡不敢坐輿請以一輿舁其妻而身挽輿以行既入府延齡輒不視事謂郡主曰吾之得復也以卿故軍士念定南王威德以貴重卿卿其握權視事吾願為閒人矣郡主遂戎服繡帕首蟒衣日擊鼓升堂理軍務軍士頗服延齡仍倚妻勢執帷幄權囚線成仁於獄吳三桂聞之令縶以流瓊州至柳州馬雄留之遂說雄致書三桂稱延齡陽奉命非真意

三桂方恚其不稱臣。信之。十月遣其兄子偽將軍吳世琮至桂林。紿延齡若和好兩家者。延齡不知雄之間己。郊迎世琮相見。出伏卒。斷其首於馬上。函送雄所。延齡之出迎世琮也。上馬。馬不肯行。郡主固以為危。及是為三桂遣送滇中。子蔭培與俱。十八年己未。王師平吳逆。朝議以孔有德舊功。女貫勿罪。仍命居桂。奉定南王烝嘗以終。

論曰。延齡齷齪下材耳。以婦故得膺顯爵。不思報效。當滇閩叛逆時。輒翻城負國。以饕非義之富貴。其敗亡固不待再計而決。獨惜嗣貞以一孱女子。能跳身千萬軍中。乃不克堅守大節。而隱忍偷生。從夫為亂。雖邀 鴻恩。待以不死。而面目靦然。其心死已久矣。詩曰。哲婦傾城。傳曰。女德無極。此之謂與。

書佩刀歌後　錢馥

昔吾高伯祖君益府君諱大受。多力尚義。精大刀。時以為號。明末盜賊蠭起。遠近騷然。吾族素豐于財。獨得無事。則以府君之刀。為盜賊所畏故。日者有巨盜劫管翁參宇家。翁故府君母舅。府君躍然曰。周親也。不救非義。遂提刀赴之。遇戰趙官橋。手刃渠魁數人。羣盜方披靡。龍鱗亂開。刀忽折。猝被盜傷。創甚腸出。猶持刀柄奮擊。死卓立不仆。握刀柄如生時。事詳州志義行傳。刀傳於家。大父尚及見之。今不知所歸矣。茲友人李君汝龍示余佩刀歌。奉誦凜然。嘗李翁節義與高伯祖大略相似。顧李翁能卒保其身。高伯祖竟死于寇。蓋有幸不幸焉。而李翁遺器流傳。復得賢子孫表章之。高伯祖之刀。沈埋泯滅。曾莫過而問焉者。讀是歌。不益慨吾宗之衰歟。

祝人齋先生小傳

先生名淦。初名游龍。字貽孫。姓祝氏。世為海甯名族。生周晬而孤。年四歲。母課之識字。首舉人字詔之。曰人須是頂天立地。先生不敢忘。因號人齋以自志焉。少長。勵志勤學。六經四子而外。深嗜理學諸書。讀楊園先生集。謂其昌言貞教。與宋子先後一揆。足以正後儒偏詖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用是蒐輯遺書。手為訂定。既復東宋子近思錄義例。采輯精要。以為一編。名曰淑艾。志私淑焉。先生之於楊園也。可謂盡

心焉耳矣。甯化雷公翠庭視學兩浙，極力表章楊園，謂先生導揚之也。楊園嘗謂三代而下。羣言淆亂，折衷于朱子而可矣。先生篤信斯言。故生平于朱子之學講習最深。爲能有以識其始終條理之必然而不可易者，而見夫續近思錄者繁簡失當。朱子之道或從而晦。爰彙其全書，擷取精當切要之言。亦遵近思錄例，以下學名其編。由是而纂編節要，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先生之學，由楊園以遡洛閩，粹然一出于正。若靜悟良知之說，則深惡而痛疾之。然不好爲爭辨，以涉門戶之私，惟日孜孜于倫常日用，戚族鄉黨之間，以盡其分。先生自祖至身。世皆單傳，事再從諸父昆弟，無不曲盡恩義。凡族姓婚喪葬祭事。有絀于力而不克自舉者，必竭力資之，至稱貸未嘗苦瘁。子姪可教者，飲食教誨，如恐不及，即不可化，亦必多方開導，終無棄絕之意。而其天性仁厚，遇人率如是，不獨于一本爲然也。交朋友，生死不渝。大理郡守汪公謝谷，深契先生，之官不攜親屬，延先生共往。先生無一不左右之。無何，汪公病卒，先生經紀其喪，扶櫬旋里，山川悠遠，跋涉維勞。既至，爲文辭其靈，猶不勝傷感者。孝廉周君鐵梅友取端人。存日縞紵結契，不僅一先生，而身後罕有䘏其子嗣者，獨先生教養其季子庸玉，攜俱游處，俾得成立。是誠可起死者而生者不愧也。先生平生義舉，類此不一。此則章章共覩者耳。先生用力于敬，須臾不離。家居對妻妾，與游處

王公大人間無異容嘗授經淳藩及衍聖公弟莫不以嚴見憚或勸少貶先生曰師道固如是也當時若陳相國蓮宇雷副憲翠庭傅少司寇謹齋陳布衣順恭皆忘年略分與先生為道義交觀摩講習終身無閒新城陳進士凝齋嘗囑先生刪潤禮記注疏凡三易藁而弗及成人咸惜之詩文尺牘散逸之餘僅存數十首藏于家先生生於康熙壬午卒于乾隆己卯年五十有八中丙辰舉人子一名禾先生卒時才五歲尋殀

鄉後學錢馥曰天地人稱三才是人與天地固並立而為三也自人不克盡其道斯不免跼天蹐地耳先生任道力行卓然自立如是可謂俯仰無愧矣然非母氏之教不及此許大辛曰古今人自聖賢以下苟有成立得之母教者恆多觀于先生益信

李氏新修祠堂後圖記　吳俊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余奉　命視學滇南。余弟少甫。侍奉先太夫人在京。太夫人嬰疾棄養。少甫扶柩南歸。余在滇聞訃。亟匃奔喪回籍。而田無一壟。屋無一椽。到蘇日殯于露處。賴有祠堂一區在盤門內瑞光寺西。乃余壬辰成進士後棄產所建。自曾祖考妣以下至先大夫。木主在焉。棖桷几筵。規模略具。旁室數楹。非祭時則扃。余斬焉縗絰。計無復之。乃啟室以處。而太夫人靈柩。亦自京至。泊乎窀穸事竣。然後從容僦貲買屋安頓妻孥。向無此祠。則萬里星馳。而骸骨瘠。必將僦居老子之宮。浮屠之室。其為狼狽。當更何如。然則祠堂之建。不但安先靈。且以庇子孫。顧不重乎哉。今世豪家巨族。貲厚而丁繁。則有宗祠之建。然不過千百之什一耳。其家不中貲而丁稀者。不能建。丁繁矣。貲豐矣。子孫愚不肖。各顧其身家。則惟房舍之是營。服用飲食之是謀。妾媵婢僕之是置。問其祖宗之木主。輙閉諸僻室。或寄諸廢觀寺廟。久而失所在者。比比然。桐皐李君。余奉諱時識之。家僅中人貲。鄉黨自好士也。所居在城西之忠孝里。巷陋而屋庳。因自先世所居。不增飾。不他徙。人稱忠孝李氏焉。李氏為宋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沆文靖公之後。隨宋高宗南渡。歷元明以至今。門祚衰薄。高曾以下無服親屬。有家祠一區。在盤門內桐皐大母倪。

旌表節孝坊豪附供祖宗木主祠甚卑隘且年久傾圮桐皋念旁無期功親矢志獨力修擁節其衣食之餘庀材鳩工猶尚不足乃棄去賻田百畝約銀若干於祠右買屋一區又闢地數畝為饗堂為祖堂為後圃繚以周垣覆以前堂鑿池浚井略仿踣之雜植花木春秋享祀必潔必誠月夕風晨掩映幽敞可以妥先靈可以教子孫桐皋之心異乎世之擁貲而忘其祖且日營營于居室服用飲食妾媵婢僕之為者矣余喜桐皋與余有同志且其祠在余家祠之南相去僅數百步花開菓熟將時時攜杖往觀焉故樂得而為之記桐皋高祖隆吉公邑庠生曾祖大成公常熟庠生大父維清公父荊山公俱未仕大父早歿　旌節者其配倪也桐皋名鳳生讀書未成納貲為吏初試署錢唐縣丞丁父憂歸今不復出矣

左都督趙公墓表

李紱

趙氏於吾金鄉為舊族，居縣城西。世多隱德，至都督公由行伍起家，屢立戰功，位通顯，終於官，歸葬於鄉。未葬之日，無行狀志銘，有傳載邑乘。歲庚申，吾友周君清鑑為余言曰：吾鄉趙都督有曾孫繼齡，視屬皆病廢，且將老，深懼其先德缺於表章，已伐石磨礱，謀樹於阡，余為徵其世牒，及敘功事實，而以文屬子，其毋辭。蓋距公之葬已有年矣。按公諱水吉，字長山，曾祖曰尚德，祖曰秉衡，考曰之漢，皆以公貴，封贈榮祿大夫左都督。公生而奇偉，膂力絕人，性尤卓犖不羈。當康熙戊午，閩逆耿精忠叛，煽動浙東，溫台沿海皆告警。公隨大軍往征，選驍勇二十八人為先鋒，公與焉。既接刃，迅擊之，賊披靡，於是海澄、廈門、金門城皆復，以功加三等，授守備。公在戎行，恒晝夜擐甲，日月累不解，矢石如雨，亦不顧。當其攻漸山也，公忽受創，戰益力，飛馳入賊壘，奪其纛而麾之，賊大潰，我軍遂乘勝逐北，連破一十九寨，賊首受縛，以大捷馳報

仁廟嘉其殊功，議加十九等，授左都督。武臣值承平之日，邊陲無事，士卒寧謐，則弓矢可橐，步伐不講，而或以資俸，或以麾纛累歲，可以躋專閫，擁重鎮，而戰績無聞焉。如公之功，殆卓卓罕見矣。公既以左都督銜管江西南昌營遊擊事，丁父憂，未及回籍，而妖賊袁大相聚眾謀逆，撫臣素知公，就衰絰中起受任捕賊。公偵知賊眾方

於深山歃盟酣飲乃約日選師議討伐於是夜自率家丁數人攀籐歷險深入其阻賊不及覺而渠魁七人已成擒餘衆悉平越歲授饒州副將會征準噶爾督運軍糧調陝西花馬池副將攝總兵官事軍民立生祠祀之蓋兼多惠政云公卒於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六日年六十二歲配吳氏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錫紱例監次錫佑例貢孫男七人珽玫璲珩珣璧璉曾孫一人繼齡余與清鑑感繼齡之孝且誠而不欲没公之功也故為文以表其墓墓在城某鄉之原

復社姓氏錄序

秦瀛

古者聖王之世道一風同有庠序以萃天下之士有禮樂以陶淑士之性情於是上之政教出於一天下之士亦出於一三代而降上之政教既失由是人自為師家自為學分門別戶而標榜之風漸熾非天下之幸而亦非士之幸也東漢士崇氣節有甘陵南北部之稱范滂宗為之傳厥後黨錮代興至於明而東林之禍烈矣維時士大夫之家居者大率聯敦盤之會各樹壇坫及其季也東南名士倡為復社幾社應社聽社諸名爭尚聲氣遞相應和以激揚清濁而復社之名尤著復社者太倉張天如溥吳縣楊廷樞維斗貴池吳應箕次尾吾邑顧子方杲為之魁而留都防亂公揭則子方名居首以攻阮懷甯大鋮既而大鋮枋用欲盡殺異己者於是次尾等皆逮捕下獄於戲天地閉賢人隱使諸人不幸丁陽九之運見幾明哲為徐穉申屠蟠必不致激成清流之禍然當是時國事阽危三百年養士之澤已蕩然無餘而僉壬猶日尋報復荼毒士類以訖於亡君子論其人亦可以知其世矣復社姓氏錄二卷為孟堅吳氏手定本孟堅次尾子也孟堅子銘道復參以朱竹垞錫鬯所錄吳氏扶九本為補錄一卷而附以防亂公揭姓氏錄中諸人或後先死國難或不即死而高採斂之節屏居以終尚已乃若周鍾陳名夏龔鼎孳輩靦顏偷生罔修晚節而其始亦

得濫廁社中。豈其能矜厲名節於始。而不能持其後歟。抑復社聲氣大廣。附之者不必皆君子。其初本有未暇慎擇者歟。觀是錄者。又可知儒者立身自有本末。而不繫復社姓氏之有無也。桐城胡君虔得是錄於武昌志局。書而錄其本。余亦為鈔而存之。並序數語於簡端。以為後世考鑑得失之林云。

海潮輯說序

海甯俞君潛山撰海潮輯說成。學使儀徵阮公為之序。復問序於余。余惟古人不兩序。且阮公博通古人之書。兼明西洋泰西之說。論潮汐盛衰之理。著於篇者甚備。尚何待於余言。顧余方為海防道。講求於潮汐之盛衰者。又宜莫如余。蓋古今論潮汐者。不下數十家。而說者俱以應月之說為長。以余論之。要皆元氣之所噓吸也。淮南子云。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水也月也。其所以宰乎水與月者。氣也。無氣并無月。又安有水。惟天地之元氣。無乎不之。故上積氣而成月。下積氣而成水。水也月也。皆氣之陰者也。陰氣之所結著為象。月有盈縮。潮有消長。所以盈縮消長者。皆氣也。夫水如人之血脈。然氣生血脈。血脈又生氣。有氣斯有噓吸。而潮即水之噓吸也。或曰。潮信有常。一日兩至。而早暮不愆其期者。何也。余應之曰。天無言也。而四時行。寒暑之不忒。晝夜之不差。問之天而天不知也。脫令應寒而暑。應暑而寒。應晝

而稍應夜而晝則天行乖而天道亦息如是而水之有潮盈於朔望虛於上下弦息於朒朓消於朏魄其與時盛衰者亘古弗易又何疑乎夫雉應潮而鳴蟹隨潮而解甲物類之相感乎氣者尚然而又何疑於潮之消長乎俞君是書甄綜博而採擇精其論固亦主應月之說而謂潮之所以往來則氣之升降為之君之言似與余論相脗合古今論潮無專書是書出其必傳於世無疑君少工詩為人倜儻有風節晚治經海甯之言學者必稱周先生松靄與君二人松靄亦交於余云

周松靄詩序

海甯周松靄先生老而好學與余為忘年交屬其猶子彥曾請余詮次其生平如韓退之之傳何蕃余惟古人無生而為傳者如何蕃傳方崧卿本題為太學生何蕃書蓋李漢所編本次於書類孫樵書何易于亦然他如柳州集中諸雜傳又係别體非傳例余既諾彥曾請遲之未及為會先生寄詩集至讀之卒業乃參傳體而為之敘曰先生名春字芚兮松靄其號自其祖父兩世皆以孝友稱家富藏書不下萬餘卷先生少羸弱與其兄玉井君同塾皆好讀書朝經莫史自為師友年二十餘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注吏部籍閱十餘年始除縣令方其成進士而歸也益務深湛為有用之學而性情沖簡不樂就選人適玉井君以乙酉登賢書遂與先生北上

遂以丙戌除廣西之岑溪縣岑溪地荒陋先生至即立書院學規以訓士士以嚮學嘗為文告誓于城隍神刻苦勵廉節凡在岑溪僅二年採邪哺窮人樂其政無何以丁憂歸岑溪之民如失慈母立生祠以尸祝之歸後鍵關著述不復出以其暇為詩長篇短謌多可存者人皆惜先生未究其用然先生學既足以用世而沈淪下僚無振而拔之者及其既退又無人焉為之推挽使得豐其志而被乎物而徒令其輪囷鬱律之氣見之於詩寂處委巷優游白首此有當世之責者所不能不任其咎者也顧令先生治縣不遽歸歸而復出縱其秩愈進而行古之道不免戾眾而背俗安知不顛躓覆溺而欲如今之從容詠歌豈可得哉先生少學於長洲沈文慤及天台齊侍郎息園先生故其問學皆有根柢著書甚具詳余所為杜詩雙聲疊韻譜序今玉井君久故而先生年七十有一矍鑠如曩時浙西之學者無不知海昌有周先生先生之為人固無待余文以傳即欲傳先生亦必求如韓愈孫樵其人者而為之序而余非其人也

揖峯亭圖記

自處州洄溪徑石門灘溫溪諸水以達於甌江而溫州郡城適當其衝睥睨壯麗為一都會郡城諸山海壇郭公華蓋翠微之勝環繞峯巒而回顧山在郡城之西亦適

當江之衝山。故有亭。明成化年間築。見於郡志。今久廢。山之麓為廣濟廟。以祀宋熙甯年間神。神姓林氏。諱三益。温之瑞安人也。乾隆五十年。郡人張國彪等籲請當事。擴而新之。爰即其地增置臺榭池館。壘山石玲瓏巉刻。而其巔有所謂揖峯亭者。俯瞰甌江。面掛彩華嚴黃巖諸峯。若相拱揖狀。時余同年吳橋方君林為郡守。取以名之。遂為城西名勝。癸丑冬。余以分巡涖温。閱四月。偕權郡丞山左焦君汝甸。謁廣濟廟。登斯亭。翼日張國彪等。繪圖以進。將付剞劂。而請余為之記。且夫登臨山水。騷人墨客者之事也。士大夫官于其地。勤勞政事。宜有所不暇及者。然政貴養民。必先自養其心。心得所養。則優游寬裕。施之於政者。無不平。而登高眺遠。俯察仰觀。足以抒其鬱伊。導其悅豫。於政事亦不為無助。浙東山水。既甲於天下。又適當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海上無桴鼓之警。年豐物阜。民氣和樂。余與僚佐。偶以其暇。從容讌游。憑闌四望。撫城郭之鉅麗。睇山海之浩瀚。當益思休養生息。所以致此盛者。而非僅供一時眺覽之娛已也。至於亭之左右。雙桂有堂。七賢有石。濯纓有亭。鑑池清冷。石梁緣亘。皆見於圖。不屑屑詳也。而廟之顛末。已見於前觀察元和沈君樹聲所為記。不具書。

洞霄宮三賢祠碑

洞霄宮舊有祠祀宋李忠定公朱文公後又有石齋書院祀明黃石齋先生歲久祠及書院皆廢嘉慶元年道士張禮恭重修洞霄宮建堂三楹仍奉忠定文公兩賢衆主祀焉桐鄉馮鴻臚應榴爲之記而書院則未有復者閱一年仁和宋學正大樽何秀才元錫李秀才堂即祔石齋先生於祠而并祀之洞霄宮者南宋時人主優禮大臣於其去位時予祠祿處也忠定於宣和中繫天下重望屢進屢斥迨建炎初數言事又爲張浚論罷提舉洞霄宜後人之建祠以祀也文公立朝僅四十日未嘗奉有洞霄之命而後之人並祀之者豈非賢人君子不擇地而人思之耶至石齋先生生明之季嘗講學於此宋檢討彝尊且載其事今諸君以書院既廢奉先生以配忠定文公三賢者後先並祀一堂所謂禮以義起者也余嘗論士君子之進退繫乎國家之安危高宗不用忠定而兩河不可復光宗不用文公而宋祚即於衰莊烈帝不用石齋先生而明社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黃潛善張浚王淮溫體仁楊嗣昌之徒則已耳彼人主者獨何爲哉雖然忠定諸賢蓋皆學孔子之道者也經曰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忠定有焉又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文公有焉又曰志士仁人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石齋先生有焉余不敏備官於浙諾諸君請爲文以碑之迺又爲享神之辭曰

撰吉日兮良辰開廣庭兮薦芳醑緊洞霄之遺墟儼蕭光兮靈宇泝三賢兮在昔佩長劍兮陸離觀當門而見鋤兮脊萊葹兮溷江蘺吁衆女兮謠諑羌嫉妬兮蛾眉彼讒人兮高張雄虺九首兮蜮含沙吁國無人兮殄瘁悵白日兮西馳褰魂魄兮來歸鏗鯨鐘兮擊鼉鼓揚朱旗兮翠旒採丹荔兮擷芳杜維潭潭兮斯宮永昭示兮來許

安先生家傳

先生姓安氏名經傳字繼勳無錫人明萬歷中有南京吏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諱希范者世稱我素先生以建言名著東林事具明史光祿公子廣居崇禎癸酉舉人癸未乙榜應得縣令自免歸甲申之變痛憤卒孫璿諸生尚志節以詩畫名於時傳載邑志文苑又三傳而至先生先生少好學居邑東膠山之巷畫樓晝夜勤讀年十六通春秋三傳尤長於左氏既爲諸生爲巡撫祁陽陳文肅公所知檄送紫陽書院肄業課輒冠其儕所爲制義劌心鉥目幽異與邃孫詣所至戛戛獨造如詩中之有孟郊山長虞山王御史峻亟賞之居平至孝母吳孺人貞苦節先生請於有司得詔旌門如故事吳孺人病先生日侍湯藥遂罷省試孺人既不起先生哀毀骨立得羸疾免喪甫一年餘遂歿年三十有二悲夫予族伯翁舫先生名鈞儀工於文善持論於帖括少所許可每與予抵掌論文獨亟稱先生翁舫先生故先生中表兄而

又嘗授時文之學於先生者也。先生既早世。著述皆未就。所遺制義。其子孝廉吉刊行之。翁彤先生為之序。翁彤之文多難響。先生之文多苦音。是以皆屯於遇。嗚呼。帖括之學與。其幸者一蹴即獲。而憔悴專壹之士。往往槁項黃馘而不得一遇。如先生者。操觚力學。至於耗精歛神。并以殀死。其尤不幸也。翁彤先生歿。文多散佚。無人為收拾。而先生獨有子守其遺文。先生可不死矣。

論曰。予嘗讀光祿天全堂集。知光祿當勝國神廟時。閹訟方興。變亂白黑。光祿一再抗疏。卒以廢斥。為之三歎。集為先生所校定。先生有志正學。將由東林以上溯濂洛之傳。而天厄其年。可惜也。聞先生病既革。語其弟曰。亡後但日誦經書古文於帷前。毋作佛事。即是可見先生之篤於學焉。

書支貞女事

支貞女者。常熟農民支見龍女。幼字金匱朱燦。燦夭。貞女年二十四。奔其喪。誓死不嫁。燦所居地名羊尖。距城八十餘里。其俗多姦頑。遲[illegible]為雄。然語及貞女。無不賢貞女者。衆議立貞女後。序推其夫同祖兄文耀子應璇。時貞女姑尚在。有田二十餘畝。屋八九楹。貞女上事姑。下撫稚子。無閒言。逾四年姑歿。又三年應璇死。衆議為貞女他立嗣。文耀乃謀諸其族曰。材任者。材任曰。嗣殤以母。無母何子。乃賄女媒而勸之

嫁。且言汝不嫁，將納強人污汝。貞女誓不奮。文耀又謀諸材任百計辱貞女。貞女日對夫棺泣。族有舉人汝霖者知之，召其族人具貞女狀聞於學使。學使下學校。官廉之，果實。書額以獎貞女。文耀既莫可誰何。材任暨一指語文耀曰：黨黨者舉也。羊尖人方言。由是文耀屢糾其衆擊貞女。貞女泣赴淵，將投淵，遇其弟支錫昌，而告以故。且曰：爾畏朱氏暴，不敢過羊尖，而坐視我死。我死而白諸天。錫昌曰：邑有令公在，不生白之，而死白之乎。乃偕入金匱縣城而訟諸令。方貞女之拒女媒不嫁也，文耀有姊，嘗假貞女穀，而貞女母家舊傭人黃催，又假其姊穀，數相等也。其姊謂貞女：我貸若穀，而催負我穀，請以催穀償若穀，而令而弟索諸催，其便。貞女諾之。文耀乃揚言貞女陰以穀贈催，冀以污貞女。材任率文耀男婦矸貞女，隨劫貞女出嫁催。貞女大呼，取剪刀欲自戕。鄰里聞貞女呼聲急急，擁入救。貞女得不死。貞女訟於令。口吶不能具狀。令捕文耀，不至。三捕之始至。既吐實，衆跪階下。詈材任非人類。堂下環視者數千人，皆裂眥欲噬文耀面。令先以大杖杖材任、文耀。案朱氏譜，擇其族文熙子守信，毋貞女先。是文耀有族弟連修者，與郡倅子有連。文耀嘗因連修誑倅以清令。比令直貞女，倅遣人貽令書，屬緩其獄。是時黃催諸姦人，悉自常熟聲言而至，將與材任質。文耀自陳壽倅若干緡。又嘗書貞女與人私誣罔帖子若干紙。貞女眉豎目裂，即

解衣大呼。求賜刀剖胸以自明。無何。文耀轉訟于學使。學使怒。下郡守鞫之。郡守議材任文耀當流竄。以事在赦前。從寬典。荷校通衢。餘各予杖焉。貞女貌端謹皎晰。舉止嫻雅。勤女紅。歲時祭祀必潔。嗚呼。貞女生農家。非必有保姆之教。而貞義激烈。本諸性生。蓋孟子云。人性皆善。於女子益信。獨材任諸人。百端辱貞女。不死不止。豈荀卿所謂性惡者耶。然人莫不賢貞女。而惡辱貞女者。此天理之不容終泯。即人道之所以常存於世。而即聖王之所緣以為教者也

教胄子論

呂星垣

昔者舜咨禹宅百揆命棄播穀契敷教皐陶明刑垂共工益作虞伯與三禮其於治天下之具畢舉矣終之命夔教胄子蓋舜治一世之天下以此終治萬世之天下以此始也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也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由此道也故上無縱慾敗度顛覆典刑隳喪神器之主下無蕩檢踰閑殘民殄物毀家病國之臣延祚一家保艾天下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之謂也秦漢三國以後司馬氏混一區宇父子兄弟互相殘夷倫理既虧禍變斯亟一時公卿世族崇習虛元風流相尚浮薄敗壞迄乎過江罔有底止沿及南北割據戎馬倉皇間或粉飾圖書卒未嚴立保傅父兄艱難締造子弟玩惕消亡揆厥病根均失豫教蓋由逐鹿之初武臣勳力遂以數裔聯戚怙寵朝秉符節暮擁方州嗚呼殷鑒不遠何其弗思甚也此在開創甫定即當建學明倫長慮却顧況乎其繼世有天下者哉夫齒胄體乾貴乎金聲玉振而與國休戚亦貴喬木世臣三代世祿之典雖不行於後世要其所與戡定削平顧命定策數人其子孫苟無大過世王亦不忍擯棄顧使其僅足於逢長窺伺

則不才者適以亡國敗家僅足於小信小忠則才者亦止於出納奔走而下此益不足言矣唐宋後家法相傳典崇教冑唐太宗譔帝範十二篇以授太子宋真宗亦譔元良箴以授太子其有鑒歟卒未聞廣教冑之典於卿大夫之適子也五季紛爭又棄厥典上如置棊下如沸釜禮樂不興民無所措手足其謂是歟故治有基於典學一事而仁及於天下萬世之國祚民命者必自教冑子始

樊噲論

昔漢高帝病樊噲擊燕人短噲帝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執送長安帝崩噲復爵邑以孝惠六年薨蘇氏曰帝欲斬噲安劉噲以孝惠六年死漢幸也使孝惠十七年噲不死則太尉不得入北軍諸呂不可誅矣嗚呼非知噲者也有先天下之明必有蓋天下之氣負天下之節方帝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首諫有先天下之明矣及項羽破函谷關臨灞上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帝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軍中皆驚噲獨參乘至鴻門事急直入譙讓羽羽氣折有蓋天下之氣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獨以真主事帝有負天下之節矣至漢天下大定諸反者悉誅噲之見益明氣益壯節益老漢之為漢呂之為呂辨之明矣日暮倒行噲必不然且洵所疑噲者妻呂須也夫噲欲叛無呂須亦叛噲不反足治諸呂反使孝惠十七年噲尚存呂后必輕產

祿而董嚐以北軍授噲噲必陽附産祿以探其意而伺其功陰合東牟朱虛以誅諸呂則一廷尉事耳大難異削而兵不入殿門昔樂羊殺子吳起殺妻古人功名未就尚不愛其妻子噲與帝同起布衣後且封侯食土傳國子孫其所以報帝者豈啻顧可奪哉方黥布反帝病枕一宦者卧大臣拒於門噲獨排闥入流涕而諫悚以趙高帝為起由此推之婦人女子不足困直英雄矣前又曰噲椎埋屠狗之人一旦見其親戚將為帝王必靡然從之其所見益鄙矣無論噲之識必不出此即使助諸呂滅劉氏盡滅劉氏之功臣宗室王侯諸郡國者以立呂氏亦不過封侯食土傳國子孫況乎劉卒不可滅呂卒不得立也嗟乎噲之忠可不必辨必辨者蘇氏之惑耳噲無論蘇亦無論獨怪後世稱漢高深謀遠慮能保子孫以為存周勃以安劉存呂后以治諸將夫使存樊噲則周勃不必入北軍而帝且欲斬噲也立趙王如意則戚夫人生呂后必死國疑主少天下非漢之天下也則帝固非為子孫計者也

雜草說

春雨浸淫庶草蕃生浹旬之間蔓階入室迫暮就明讀書不可以足乃弗克姑息滋長使童子鏟之曰雜曰芟童舍鏟而嬉以蛇竹也雜罰余往視之蛇竹箭狀者未芟葥似艾忘憂似蒲半雜他不辨甚夥余乃辨而使之退而據几歎曰天下之似是害

正豈少哉草而神首亂葦雜蘇亂莠蒿亂莪遂麥亂菊朮而朮樓為槐櫶為葛樗為
櫄杶樫柳為楊烏而鵲鴇作雀鴽鷭作鶴頭鵜作鳧鷙作鳳鷗而鷗騶騑騋當駃麐
當麡虎當彪虺蛟當龍鱗介而錯蟠亦齊厥醜類天地乘陰陽施生物乘化盛衰聖
人靜觀陰陽盛衰之機一使邪不害正故名以區之別乎蕪稾鶡虒蝶蝥螫射之鉅
細立乎衡虞騶虞服不射烏之大小以用乎檻楯兵矢繒弋之張弛而物變常出於
聖人制數之外戾氣蟄毒陡出資藻迷形鼎圖衍種地魅昌若敢嘉客據厥倭或幻
妖惑天喬肖人厥走遁立顯悖物恒被除尚易乃更隱揚諸訪迷迭寵蓷甘肥滑澤
導為蕩恣逞厲滿爾極慾薄蝕中和是皆不辨之故雖然是之難辨未及其大昔仲
尼貌似陽虎王莽貌似周公匡人不辨也漢天下不辨也貌似故遽釋圍貌不似而
似覓易黿鼎故內小人外小人易辨內小人外君子不易辨故蛇竹始茁似筍何責
乎童子故辨姦貴辨其始之未為姦苟萌芽勃發肆達上干強枝幹奮鱗甲舞牙爪
勢急撑拒牴觸攫搏而搏噬罔弗辨辨亦難翦除況其為姦於不得辨故辨而童子
可使者是類不辨而童子使雖是亦害天地生物不物其物亦不人其人柔似仁俠
似義易似禮偽似信詐似智諂似恭嗇似儉訐似直矯似廉君子循性終其身安定
若思小人彊襲于鄉國歲月閒蘊隆鬱積以乘其運士不辨害及身家人主不辨害

國學扶輪社印

家國天下。嗚呼。不辨而使童子敗乃事。吾知其幾。

承德堂四子序

右管子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商子五卷二十五篇。愼子一卷三十七篇。韓子二十卷五十五篇。缺篇各列篇名。新建呂泰青陽手鈔纂校。以授其弟子袁熙載。熙載寶而藏之篋中者數十年。乾隆壬寅。與呂星垣遇於大梁。出篋相示。其另行低二格字。皆青陽從他書援引。皆謹嚴辨晰。熙載屬星垣序之。星垣曰。甚矣。予之愛其師也。甚矣。青陽之志於古也。昔周道衰。王迹熄。聖人之道。不行於天下。於是刑名法家諸子競起。以趨風會之變。極權數之奇。賴仲尼出而昌言之。尊二帝三王之道。定易詩書禮樂春秋之經。於是乎先聖先師之大義微言。不奪於諸子百家之說。歷漢唐宋諸儒。既家喻而戶曉矣。然星垣竊以爲滅經不可。滅諸子不可。竊謂秦漢以後。天下之變。皆肇端春秋戰國之前。而天下後世之才。究不能淩春秋戰國之諸子而出其上。使仲尼治春秋戰國之天下。必召諸子盡其用。況乎治春秋戰國以後之天下也。況乎其非仲尼而治春秋戰國以後之天下也。惟仲尼用諸子。耕使奴。織使婢。器而用之。權其無可用者舍之耳。竊謂諸子之言。皆精言見極。其於聖人一間未達耳。顧予於聖人。全體中一間未達。諸子於聖人。一曲中一間未達耳。要其立體也。並能深察洞

見其所以然。故其適於用也。各能預揣立程。其所為效決。其要。亦能深得乎尊美屏惡之用心。惟聖人求自然之功。諸子祈立然之驗。此其所以異也。然廣之曰天下之大。約之曰一人之身。平居血氣調和。官骸流暢。參苓耆朮雜進。亦資養生。苟暨亂潰裂。不瞑眩厥不瘳。則大黃芒硝蚺蛇毒蝎之材。亦當亟取。貴效惟虛耗消竭之急。善其後耳。怯者動色戒。但求擊鼓召巫。其弊也。黜管商。進黃老。雖孝子慈孫。易起其祖父之危殆。夫管商濟春秋戰國之強侯。黃老敗晉魏之天下。其利害不較然判哉。今青陽用意如此。其志於古不淺矣。予愛其師。必欲彰明之。亦即青陽之志也夫。

遊天平山記

太行千里。蟠中州。昂首河北。曰隆慮。隆慮極峯惟天平。天平麓千峽。由慈明寺登麓。辛丑三月望前四日。余於寺蚤起盥洗。飯已入山西行。攀藤捫壁。上憩環翠亭。望六峯秀絕。怪石如御蹲象舞。山合四圍。聽泉辨徑。沿石罅泉入歸雲洞。石勢益奇。瓏瓏蜷結。若斜風吹烟橫披。若迴颷卷霞上躋。逶迤北轉。豁然空青。石梁虹騫。則天漢橋也。返顧來逕。雲山蒼蒼。千曲萬疊不可辨。過橋聞雲端鐘聲迢遞。明教禪院。院僧煮粟飯。瀹松子茶。出院北闖。松籟振地。僧曰北去為萬川亭。遂從一僧一僮往。見天平玉女諸峯。各發泉數十派。折而東又西又北又東。彙見澗溪。澂澂迅利。一暢於萬川

亭北瀉者合數百鼓鐘鏗鋐考擊東渟者數千磬泠泠然秋清蟲鳴協奏絲竹登亭上觀川臺全攬其勝徘徊山光潭影間心從山空目與天遠忽若羽化蛻解僮提於猱倏升南崖折而下折竹為杖授余道通勝橋出複壁至金綫泉日華見蕩人行樯上頫披錦衣過橋虬松拔地千尺數十人不合抱枒腹容席環根為門出松頂上玉女峯入玉女洞下窺鳳尾峯石勢益詭竅於華櫱散若柯列若仙靈鬼怪具支體若鳥喙獸豖雲起浪涌不可殫狀亦多異木異鳥遂登玉女樓望迸珠簾錯落懸掛時隨松風灑面靈意悅悅然沿崖聞琴筑聲則珠泉會松心澗南馳矣僮導余出澗轉日人峯望天平峯山入天中碧雲四合丈人衣冠高眺眾山拱揖如兒孫余瞻仰久之饑渴甚乃道鳳尾峯險逕取捷坐漏天巖餐石乳柏子歸明教禪院余尚能登樓僮憊卧余下樓僮嘻嘻曰甚矣子健吾生山中不子若雖然子於厥明將登天平峯觀雲海子且休余曰不然子故健恃其健故憊吾不恃吾健故勝子然余寢後甚憊厥明不能興越日夜半起乃挾僮與道人登天平極峯觀雲海作放歌

龍井遊記

昔人記遊有為山水記者有為遊記者有為羣遊記者為獨遊記者深山絕澗扼險阻幽閉闢以來人跡不到到者愚蠢未言其奇則為山水記名山水出大都通邑既

疏疏別昔人言其奇則為遊記遊而朋儕集則為羣遊記羣不如獨獨遊乃極其勝於是作記往往言昔人未言之奇龍井在延壽山風篁嶺幽險絕昔惟秦觀記言其奇觀曰泉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獨受中資和養其源彼岸湖之山為湖誘不克為泉岸江之山為江脅不暇為泉惟此蟠幽踞阻故嶺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觀言善矣何亦以觀為能言其奇及余獨遊龍井歸乃嘆觀之言未盡其奇也雖然余不獨遊亦不能極其奇言之乾隆戊申余客盧存齋運使距湧金門一里余又董崇文紫陽兩書院課不與聞鹺政故常泛舟湖中盡四時雨晴之勝六月十八日存齋詣海甯幕下諸君並出湖上余獨辭諸君往宿寶石山莊及午大雷雨登樓望湖浪湧波鳴雨一尺抵暮止黃昏月出泛舟荷花中賦湘月一闋五更聞湖寺鐘聲三健足舁筍輿扣扉余即乘輿去道雲林天未曉所過澗壑射目震耳健足云比歲少此大雨故泉長異常天明至積慶山麓山家炊飯飯已余厚齎健足健足喜曰凡子不克登者掖子登願以除冠服從之乃由過溪亭至浣花池捨輿登山健足葉姓故為龍泓寺僧治圃從之登由池西屋逕升龍泓澗懸瀑二尺許垂地一丈葉曰雨助之故爾旁度風篁嶺窮源澗後方塘龍池瀉池水落前澗如鬧循池過方圓庵上聽泉亭見源是為井井水澄映曲流注池亦無他

奇。漸至井旁四面望石奇絕玲瓏斵削若女媧工鑱其滲綠暈黛亦肖龍眠工緻筆
亭左神運石蓮舒雲卷尤奇。又左為清虛靜泰折而東出甓閣坐北屋間仰望駭絕
有瀑為白龍數十自東北亂峰中劈裂而落衝石穴為百萬金鼓聲穴無潭跳而出
離地三十餘步落為水橋馳澗曲折奔流至過溪橋出麓余乃桓卧行穿水橋以東
入水不濡境非人間既下滌心沼又上一片雲亂松岫越繚垣由後山登巔至翠峰
閣觀湖山第一佳泉之分合伏見畢見。蓋龍泓之奇於此窮非隔宿雨臧亦自地匿
天隱不得見余時徘徊於湖山第一佳如相工揣物周覽全山泉石之奇外山崚嶒
湧起都無甚奇奇者皆在繚垣內外惟北山後兩石有幻態亦不及井旁蓋唐宋來
歲久湮廢乾隆壬午年。
上奉聖母南巡普天慶瑕杭之臣民。乃即其地闢佛場經筵以申釐祝故湖沿元豐。
恢廓唐宋萃山之美繚以周垣如舉網得魚鱣鮪魴鯉及文鱗纖蛤諸品。悉無遺於
網之內其蛟龍黿鼉神夔怪物聽其張鬐鼓甲於長波高浪間此山之不雨無泉。亦
美者若夫雨臧滌集天特為茲山一呈其奇杭人十萬户類各閉户偃息孰攜屐至
湖上遠而尋幽西極龍泓山僧樵夫生長下上其處則習見之而不能言即能言之
亦不肯言之士大夫。致雨霽石滑僕僕送迎兼為達官貴人之傔從詬厲。然則茲遊

也。余所獨也。余亦賴健足三。杖一。草屨二兩。遂使葉道以下日色未晚。仍遊黃雲洞歸。歸而歎秦觀之記未盡也。昔人龍湫雁蕩並稱。余今悟雁蕩之泉生於山。龍湫之泉求於天耳。生山有跡。求天無端。世或有奇士而衆皆奇之。要之衆人所奇者非士之奇。其龍湫淵懿。其知之有其時耶。有其人耶。吾不得知也。然則余之記獨遊也勝於羣遊。記遊也即記山水

道場山讌遊記

柳州記遊之適曰奧如曠如。余登臨每服膺其言。及遊道場山。覺是遊之適有非奧曠所盡者。不奧自幽。不曠自遠。昔人謂吳興山水清遠庶幾得之。山以水清遠。水以山清遠。山水以衆山水清遠。山行水行。其情畢見。見不能盡。去有餘思。戊申仲春雨霽。季平山明府汪鏡湖別駕邀余及吳子蔣子。出南郭。放舟三里至峴山寺。升閣觀藏經。由寺西湖峴山麓登石坡。觀窪尊。即僧皎然偕顏魯公陸羽吳筠賦詩處。上浮碧亭。見碧浪湖。全湖在目。遠見湖左右央岸羣峰。斷續起伏。下山麓行三里。道小浮玉山。孤山一石。即趙孟頫種梅所。又七里至道場浜。駕筍輿一里。登山由嘯月亭至伏虎道場。棄輿行約千餘步。僧如訥伏虎於此。故名。又西北上萬佛閣。越放生池石梁。玩一勺泉。折而南百九十步。登華光樓。伏虎巖在其西。又百四十步。趨仰高亭

遂至望湖亭登亭展眺心目開朗其區三十六萬項起而搖蕩於亭內澄湖數十峰臥而低昂於湖中遠帆不動不旋近渚寸綱豆人歷見動作如繪諸君乃席地傳觴命從者采木實行酒酒酣余謂平山鏡湖曰下臨太湖遠攬霍山山平水遠爽猶瀟灑與靜者宜昔賢惟張志和箬笠簑衣終身鼓枻盡其趣自逸少至東坡皆寓公耳平山曰此水北流為苕霅吾飲之七年行去此可慨也鏡湖曰吾行買田陽羨結茅於山湖湖遥望尚可見之余笑浮白觴座客曰天下望者之適孰與見者之適的不適之於見望亦何能見也且望而見彼自適耳客喜盡醉各離立倚檻下瞰金蓋回辨石林少焉雲數十畝倏來懸雨數十簾倏去竹樹炫耀山草生香醒酒若失乃躡屐歸寺僧欲留待月會鏡湖將赴杭州遂登舟解纜同人或詠或歌或坐臥余獨憑舷玩清流俯仰沿迴與山送迎山容水色若近若遠若夢若醒烟水迷離千態萬狀前望屋回灘轉後望舟子理棹曳足歌謳風微月出如魚空行去山既遥益流連冥想不已既登岸抵烏程官齋翦燭記之

寶相寺記

出宿松縣東門十有五里曰白馬河河干有寺不知所始府縣志皆稱三祖燦建其像設居門者相傳唐人所為因名曰寶相先是寺有田數十畝寺僧率頹惰不事事

田屋廢頹鞠爲茂草鄉人聞僧淨輪賢方自力作剏居藏經庵因禮請來主是寺淨輪辭不獲既至慨然曰吾力能興復之方是時寺荒落甚矣前以土樓門後屋一區上漏下溼狐狸嘷於佛座𪇆雉鳴於鐘磬人驟聞淨輪言笑不信者半不數年成堂堂中增新大像三小像五不數年成門門中像復其舊不數年成室室中賓客之位倉庾庖湢經籍之厨無不具於是所謂寶相寺者煥然改觀父老相與咨嗟太息曰吾及見此寺未嘗有此也淨輪請予爲之記余不多淨輪之能興復是寺而獨喜其所以興復之力皆出於力田而不以乞化布施煩吾里人也宿松田瘠而賦重安慶屬縣六宿松次五其廣輪不及懷甯桐城遠甚懷甯桐城田皆三千餘頃宿松田則至四千四百餘頃志稱明令屠叔方虛增畝額求媚上官後不良於死宿松之民至今蒙害未已也他邑田皆恒産宿松田懼爲累民所以貧困而不可救田既爲累故逃亡恒多力田者恒少農事不修率以惰廢爲常夫有田而不力田歲賜其復無益也況重賦乎宜乎宿松之貧且困也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此西北高寒氣候不同耳若東南則未有逮春始耕者也宿松濱湖冬逐魚蛤之利棄田不治始春乃耕矣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必芟柞其草木以蕃藏之而發其土膏未有徒耕者也宿松舉耜覆土猶或不全蓋無一不徒耕者矣詩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蓋始則

周行畎隧足治草之萌芽使不得生也又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蓋繼則操持利器
手薙草之蕪穢使助滎滋也宿松則有植而不芸芸而不復至田者矣田且如此其
他一切溝洫蠶桑畜牧之法皆置不講然則民之貧且困也惰廢之害未已也不盡
厝令加畝之罪也淨輪初至寶相寺稍因其寺之舊田而力治之蓄其餘而漸買其
附近之田爝燒其草木而覆以土漬以盥浴食飲之水以為之糞鋤併其田之奇零
以拓大其畎域平治其崩砤磽确之餘以就其耕質沙雜土築隄防以瀦其潦水蓋
無寒暑燥溼雪霜而不廢於田也故收田之入治五材鳩五工不十餘年而畜集然
則宿松之田何嘗為累哉雖以厝令增畝之重而淨輪力而治之猶足賴如此又何
患乎貧困之不可救哉余攷天下稅糧莫重於蘇州松江然其田畝直十金以上宿
松則畝不過五六銖而已甚或棄之聽人耕又甚則出錢以資受者求脫田而去則
甚矣宿松之貧且困也先王之法有力田之科惜也淨輪逃於佛倘非然者舉之為
吾邑農師庶頼俗其可救乎曾子固謂佛氏之徒不撫耞耒累百十鈞奇飛貨以病
民若淨輪者寧有是哉其所收徒多寠人棄子撫於乳幼之初而時養其父母其鄰
人貧者常需其餘以濟淨輪其賢矣哉抑非但農師已也余故因其請而推論之為
邑人勸毋徒以增畝罪厝令也淨輪持戒律甚嚴通內典法邑士君子皆與游

襄城子產祠碑記

太谷杜進士昌炎。將自內黃移襄城。貽書謂襄城即鄭之氾。至漢置邑名襄城。有子產祠久圮不治。余往將修之。以攻吾媿。子其以吾意記之。其道所媿之意。略曰。子產猛濟寬。威濟惠者也。今之縣令。酷濟貪者也。子產化盜為良者也。今則驅良為盜者也。存心曰寬。及物曰惠。內果曰猛。外嚴曰威。寬而不惠者有之矣。與其不惠。并不寬且爭用心之寬。乃反其道。而欲攘民之惠。以自利。則勢不得寬。勢必反用乎猛與威之權。一出於酷。推其存心。不驅民以至於盜不止。故刀鋸鞭杖。治有罪。懲有過之具。或懸以示。或試以嘗。遂使無罪無過之良民。文致以罪與過。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以為之出入。此非子產之罪人也歟。若是曰心媿。又曰。心不媿子產難矣。況浮關冗懦不振。廢不興。不講於興革利弊之故。若是曰政媿。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忠儉者與。泰侈者斃。今縣門內外。胥役任縱無章。何論都鄙。僚佐屏息。從縣吏胥指授。無服何論上下。農功廢而役里車閭。黨散而逐末務。焉論溝洫與伍。是皆小者。窮閻浮樸。各治生理。忽不知舉手動足。觸罣網羅。有刁健險滑之徒。因緣胥役作姦犯科。橫生事端。魚肉鄉里。峨宮室。車服考鐘鼓。肆歌舞。不肖者不加禁斷。反賴其利己。而震其泰侈。以為豪。四境中有一於此。其媿子子產又何如哉

余讀之喟然曰書之言善矣吾即有言何以過此遂節書其言歸之

湯陰嵇侍中祠碑記

湯陰城西南隅奉祠嵇侍中侍中墓即在縣南浣衣里宋韓魏公因縣令張堪修祠譔書修廟碑紀事今彰德太守盧君崧修祠屬某綜本傳作紀泐石務闡前古未及者某作紀曰晉永安元年七月己未惠帝北征太弟穎穎遣石超距命王師敗績于蕩陰侍中死之血濺御衣帝哀之册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祠以少牢元帝賜謚忠穆祠以太牢歷代奉祠不廢公考諱康字叔夜先世譙國銍人奚姓避怨家嵇山遂命氏叔夜公龍章鳳姿婚魏宗室拜中散大夫修養服食慎言行見晉賊臣鍾會不為禮會傾害之公諱紹字延祖十歲早孤孝於母痛父靖居山濤薦徵祕書丞遷汝陰太守轉豫章內史母喪除拜徐州刺史給事黃門侍郎以不阿賈謐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嘗駮太尉準謚駮故司空張華復爵惠帝反正直言極諫又切規齊王冏朝野震聳冏敗徵為侍中帝從六師請使都督執節平西將軍討平長沙王乂從以侍中護駕北征殉節湯陰綜本傳記公如左按晉段公之考不以罪國子生徒三千人請免為師不得海內冤之或疑父不受誅子必報讐公不得仕晉忠晉解之曰非也公之考果以婚魏逃晉則公不得仕晉公之考慎

修高尚。並未以婚魏逃晉。則公必仕晉事君不忠非孝也。則公必忠晉。公仕晉忠晉而公考之死非罪不受誅益明。而晉文帝之失刑益彰。而晉賊臣鍾會之以私憾陷天下才益著。殺其父用其子。父子皆有罪曰濟惡。父罪死子功顯曰蓋愆。父死冤子死忠。曰雪冤盡忠。㦲考之經。昔在虞周。鯀殛禹興。囚蔡叔封蔡仲。禹與仲不逃虞周此為父得罪。不得例公。公考固無罪降。而考之左氏春秋。列國殺其大夫。大夫不受誅而稱國以殺。罪累其上者。其族其家。傳不著其後者無論。凡大夫不受誅而著其後者。無經之傳一。有經之傳三。據此而斷公必仕晉忠晉。成二十年。楚殺伍奢。奢秉正無罪。其子尚奔命死。父子員奔吳復讎。各行其是。傳書之。經不書。孔子意不欲兩是。故從闕歟。以此例公。公可仕可止。而不徵于經。經書襄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王先告其子棄疾。棄疾曰與。聞殺父既請。葬遂縊。公未聞害其考。不得殉考矣。成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佐憤中閭亂。大臣害。乃以殺慶克據邑見殺。佐死功罪參半。乃齊侯返國弱。嗣國氏傳曰禮也。而不為弱病。是公考無罪亦無功者也。公曷不仕晉。宣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衛穆將貳楚從晉。故殺達以說於晉。既而以達之殺為成勞。達死有功無罪。復室其子復其位。而傳又不以為達之子病。是公考無功僅無罪者也。公曷不仕晉忠晉。是當日公忠於君。即孝於考。遂為迎神之歌曰

與午侮虐於卧龍兮御龍子而傷元黃皆臨命而撫桐兮兮悼忠於寨家廣陵散而既終兮爾舞陳於齊王正衣冠於侍中兮早着介胄不犯之色於廟堂

閔貞傳

閔貞有友曰申伯宣貞嘗請伯宣爲傳伯宣曰吾文不足傳子吾他日必求文傳子貞死伯宣復遊京師請某爲傳某書伯宣之言曰楚閔布衣貞者孝子也貞精畫理白描人物卉木造古作者間亦賦色追吳道子李伯時率意點宕爲唐六如張夢晉最工士女善作巨筆鈎勒眉目鼻顴益遠益妍廼其神品以其技遊京師名動王公貴人顧性僻傲雖窮絶非所願爲卒不能强之作有竊者閑餓之兩日卒投筆出人奇之其所居室懸雙冢圖日拜奠其親弗輟有稱以孝者輒恚終身畧其衣冠見喪其親者輒多作繪得金賻之有滇人喪於京師兩旬三喪遺耄幼孤七人貞往弔唁退謝客五月作九子佛母圖像應真比邱之屬二千日爲像百辨明起漏夜未已鼻獻頭飛魋說譎怪窮態極變麟鳳獅象龍虎犰兕眼背鱗爪毛羽俱若生又滃渤塞雲氣聲風霆溝雷火霞熠激蕩旁揩刃矛戟之屬示佛者以定力安其間所佈巖洞湍瀨草木一皆自然遒勁縹緲圖成竟得重金俾昇喪去貞京師所作此爲第一貞卒不告人歸之何人殆恐貞所不善而不爲作者以勢力取去貞又嘗爲人强之觀

使有蜀伶某登場明眸巧笑極諸褻賤貞望見亟壞座去卧旅邸終日不啜飲瞋目怒越日躍起叱其人曰覺男女爲妶妖惑㑹隨衆庸妄任觀既不自愛乃欲爲有道辱既而是伶慕之度非伯宣莫能致也伶夙以任俠交伯宣因爲之請不可伯宣曰果俠而義焉問其技子亦技耳吞刀吐火孰如白描寫眞請觀技之眞者貞顧曰子故知我我爲子往貞既至是伶乃哀慕悽愴啼噓涕泗進退動容貞爲終座既去輒爲寫其眞貽之伶欲戚其鬚髯服貞又戚其鬚髯服貽之伶欲一見貞卒不可伯宣以乾隆癸巳甲午間與貞同游京師伯宣歸葬亦資其力伯宣甲辰至京貞去或云已死

論曰貞孝矣既以喪終身雖終身墨其衣冠不爲過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然則父母殁純素可也異乎孫子當室者也别其不能居室者也貞既孝於親又克以其技行其義技也若此抑又深惜其技善其道技也進於道㦲

王烈婦傳

烈婦王氏年二十嫁黃敬升黃氏世儒五世單傳敬升家益落崑山民俗延師師攜眷赴塾上者全家食主人次則主供其半又次師以束修自舉炊敬升訓蒙鄉塾屢試屢躓所入不足居食遂歸蹴一廛與婦守益發憤攻苦或篝鐙終夜讀婦治績共達旦敬升出市所績易食具歸付婦執炊爲常敬升亦助婦績究不供爰剏辟㬎藥

助活登崑山下視全城十七水草蟲起仲春月迄仲秋民居荒篁水草閒少帷帳故操是業者眾饘粥仍弗繼然卒無交謫聲鄰里賢之當是時敬升少族姻王雖世家婦亦少强近毋黨又皆高潔恥登人門故恒自食其力婦識字能書略通史傳敬升讀書暇或為陳古人阨窮義烈相對感慨或窮愁啼噓撫涕面壁敬升則太息掩卷出戶行及歸婦舉案甚恭或置酒慰藉故敬升處困不困婦事敬升六年生一子及期敬升死敬升死疫病甚久婦日夜治績醫藥最後剪髮求鬻易錢療之而敬升竟死死以夜人無知者乾隆四十二年歲丁酉九月七日敬升門不啟外聞兒啼聲鄰壞垣入敬升甓牀中婦甓牀下兒卧地號咷聲案書婦絕命筆也言力不能殮其夫故服辟蠱藥中紅砒以殉莫惻隱者殮夫育兒身填溝壑不恨語特哀絕見者皆雪涕失聲有諸明經秉源義人也立為殮其夫婦且抱兒去養於濱某氏既而某氏與諸約不得告兒本生諸恨之終身

論曰烈婦事向既質之諸明經數請告其子明經未能也悲哉子未知其母之烈久而人焉知之雖然婦烈如此豈忍其泯沒弗傳究豈能泯沒之使弗傳也哉